

警

世

通

言



山水通補
卷之三

福祿壽三星
演世



第三十五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欲學爲仙說與賢

長生不死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說這四句詩，單說一個官人，二十年燈窗用心，苦志勤學，誰知時也運也，命也，連舉不第，沒分做官，有分做仙去。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這個官人，水鄉爲活，捕魚爲生，捕魚有四般。

攀繒者仰

鳴榔者鬧

垂釣者靜

撒網者舞

這個官人，在一座州，謂之江州軍，號定江軍，去這江州東門，謂之九江門外，一條江，隨地呼爲潯陽江。

萬里長江水似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一江護國清冷水

不請禾糧百萬兵

這官人于八月十四夜，解放漁船用棹竿棹開，至江中，水光月色，上下相照。這官人用手拿起網來，就江心一撒，連撒三網，一鱗不獲，只聽得有人叫道：「劉本道，劉本道，大丈夫不進取光顯，何故捕魚而墮志？」那官人喫一驚，連名道姓，叫得好，就收了網，四下看時，不見一人，再將網起來撒，又有人叫：「四顧又不見人。」

似此三晝宵夜不曾措息使船傍岸到明日十五
再使船到江心又有人連名道姓呼劉本道本道焦
燥放下網聽時是後面有人叫使船到後看賊其聲
從蘆葦中出及至尋入蘆葦之中竝無一人却不作
怪使出江心舉網再撒約莫網重收網起來看時本
道又驚又喜打得一尾赤稍金色鯉魚約長五尺水
道道謝天地來日將入城去賣有三五日糧食將船
傍岸纜住鯉魚放在船板底下活水養着待欲將身
入艙內解衣睡覺肚中又餓又渴看船中時別無止
噉止渴的物怎的好番來尋去思量去那江岸上有

同村酒店張大公家買些酒喫，纔好就船中取一個盛酒的葫蘆上岸來，左脇下挾着掉竿，右手提着葫蘆，乘着月色沿江而走，肚裏思量，知他張大公睡也未睡，未睡時叫開門，沽些酒喫，睡下時只得忍饑，過睡一夜，迤邐行來，約離船邊半里多路，見一簇人家，這裡便是張大公家，到他門前打一望，裡面有燈也無，但見張大公家有燈，怎見得有寒詞名，西江月，帶味着這燈花。

零落不因春雨，吹殘豈藉東風，結成一朶自然紅。費盡工夫，怎種內有，煩難藏粉蝶生花，不惹遊蜂。

更闌人靜畫堂中曾伴玉人春夢

本道見張大公家有燈，叫道：「我來問公公沽些酒喫。」
公公睡了，便休。未睡時，可沽些與我。張大公道：「老漢
未睡，開了門問劉官人討了葫蘆，問了井甃，入去盛
將出來，道酒便有，却是冷酒。」本道說與公公：「今夜無
錢來，日賣了魚，却把錢來還張大公。」道：「妨甚事？」張大
公開了門，本道挾着棹竿，提着葫蘆，一面行，肚中又
餓，顧不得冷酒，一面喫，就路上也喫了二停，到得船
邊，月明下，見一個人，毳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
不滿三尺，覷着本道，掩面大哭，道：「吾之子孫被汝獲，

蓋本道見了大驚江邊無這般人莫非是鬼放下蒚
盧將手中棹竿去打叶聲着打一看時火光迸散豁
刺刺地一聲响本道凝睛看時不是有分爲仙險些
做個江邊失路鬼波內橫亡人有詩爲證

高人多慕神仙好

幾時身在蓬萊島

由來仙境在人心

清歌試聽漁家傲

此理漁人知得少

不經指示誰能曉

君欲求魚何處非

鵲橋有路通仙道

當下本道看時不見了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
不滿三尺的人却不作怪到這鰲船岸邊却待下船

去大道叫聲苦不知高低去江岸邊不見了船不知
甚人偷了我的船去看那江對岸萬籟無聲下江一
帶又無甚船隻今夜却是那裏去歇息思量這船無
人偷我的多時捕魚不曾失了船今日却不見了這
船不是下江人偷去還是上江人偷我的本道不來
下江尋船將葫蘆中酒喫盡了葫蘆撇在江岸沿那
岸走從二更走至三更那裏見有船思量今夜何處
去好走來走去不知路徑走到一座庄院前放下棹
竿打一望只見庄裏停着燈本道進退無門欲待叫
這庄上素不相識欲待不叫又無棲止處只得叫道

有人麼念本道是打魚的因失了船尋來到此夜深無止宿處萬望庄主暫借庄上告宿一宵只聽德庄內有人應道來也官人少待却是女人聲息那女娘開放庄門本道低頭作揖女娘答禮相邀道官人請進且過一宵了去本道謝了挑着棹竿隨那女娘入去女娘把庄門掩上引至草堂坐地問過了姓名殷勤啓齒道敢怕官人肚餓安排些酒食與官人充饑未知何如本道道謝娘子胡亂安頓一個去處教過得一夜深謝相留女娘道不妨有歇臥處說猶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聲喚阿耶阿耶我不擦擦你却打

了我這人不到別處去定走來我庄上借宿這人
開門本道喫一驚告娘子外面聲喚的是何人女娘
道是我哥哥本道且走入一壁廂黑地裡立着看時
女娘移身去開門與哥哥叫聲萬福那人叫喚阿耶
阿耶妹妹闌上門隨我入來女娘將庄門掩了請哥
哥到草堂坐地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叫聲苦我這
性命須休正是猪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有詩爲證

撇了先妻娶晚妻

晚妻終不戀前兒

先妻却在晚妻喪

蓋爲冤家沒盡期

本道看草堂上那個人，便是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我曾打他一棹竿，去那江裏死了，我却如何到他庄上借宿？本道願不得那女子，挾着棹竿偷出庄門，奔下江而走，却說庄上那個人，聲喚着女子道：「姊妹，安排乳香一塊，燉一碗熱酒來與我喫。」且定我脊背上疼，即時女子安排與哥哥喫。問道：「哥哥做甚聲喚？」哥哥道：「好教你得知，我又不撩撥他。」我在江邊立地，見那厮泔酒回來，我掩面大哭道：「吾之子孫，盡被汝獲之。」那厮將手中棹竿打一下，被我變一道火光，走入水裏去。那厮上岸去了，我

却把他的打魚船擡過那廝四下裡沒尋處。迤邐江岸走來，我想他不走別處去，只好來我庄上借宿。姊妹，他曾來借宿也不？姊妹道：却是元誰？哥哥說是劉本道。他是打魚人，女娘心中暗想：原來這位官人是打我哥哥的，不免與他遮飾。則個遂答應道：他曾來庄上借宿，我不曾留他，他自去了。哥哥辛苦了，且安排哥哥睡。却說劉本道沿著江岸，荒荒走去，從三更起，彷彿至五更，走得腿腳酸疼。明月下，見一塊大石頭，放下棹竿，方纔歇不多時，只聽得有人走得荒速，高聲大叫：劉本道！你走我來趕你。本道叫聲苦不

知高低莫是那漢趕來報那一棹竿的寬譬把起棹竿立地等候他來無移時漸近看時見那女娘身穿白衣手捧着一個包裹走至面前道官人你却走了後面尋不見你我安排哥哥睡了隨後趕來你不得疑惑我卽非鬼亦非魅我乃是人你看我衣裳有縫月下无影一聲高似一聲我特地趕你來本道見了連忙放下棹竿問娘子連夜趕來不知有何事女娘問官人有妻也無有妻爲妾無妻嫁你包裹中儘有餘資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本道思量恁般一個好女娘又提着一包衣飾金珠這也是求之不得的

覷着女娘道多謝。本道自來未有妻子，將那棹竿撇下江中。同女娘行至天晚，入江州來。本道叫女娘做妻。女娘問道：丈夫，我兩個何處安身是好？本道應道：放心。我自尋個去處。走入城中，見一人家門首，挂着一面牌，看時，寫着顧一郎店。本道向前問道：那個是顧一郎？那人道：我便是。本道道：小生和家嫡爹爹說不着，趕我夫妻兩口出來，無處安歇。問一郎討間小房權住三五日，親戚相勸回心轉意，時便歸去。一郎得相謝。顧一郎道：小娘子在那裡？本道叫妻子來相見。則個顧一郎見他夫妻兩個，引來店中，去南首第三

間房開放房門，討了鑰匙。本道看時，好喜歡。當日打火做飯喫了，將些金珠變賣來，買些箱籠被臥衣服。在這店中約過半年，本道看着妻子道：「今日使明日使，金山也有使盡時。」女娘大笑道：「休憂，去箱子內取出一物教丈夫看。」我兩個儘過得一世，正是：

休道男兒無志氣

婦人猶且辨賢愚

當下女娘却取出一個天圓地方卦盤來。本道見了，問妻子緣何會他。女娘道：「我爹爹在日，曾任江州刺史，姓齊名文叔，奴小字壽奴，不幸去任時，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風浪，爹媽從人俱亡，奴被官人打的那毆。」

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排我在
庄上因此拜他做哥哥如何官人不見了船却是被
他擄了、你來庄上借宿他問我時被我瞞過了有心
要與你做夫妻你道我如何有這卦盤我幼年曾在
爹行學三件事第一寫字讀書第二書符呪水第三
算命起課我今日却用着這卦盤可同顧一郎出去
尋個浮舖算命起課儘可度日本道謝道全仗我妻
賢達當下把些錢同顧一郎去南瓦子內尋得卦鋪
買些紙墨筆硯掛了牌兒揀個吉日去開卦肆取名
爲白衣女士顧一郎相伴他夫妻兩人坐地半日先

回當日不發市，明日也不發市。到後日午後，又不發市。姑娘覷着丈夫道：「一連三日不發市，你理會得麼？」必有人衝撞我，你去看看有甚事來對我說。本道起身去，瓦左瓦右都看過，無甚事。走出瓦子來大街上，但見一夥人圍着本道走來，人叢外打一看時，只見一個先生把着一個藥瓢在手，開科道：

五里亭亭一小峰

自知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途客

不指還歸大道中

看官聽說，貧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貧道有三件事：離了皖公山，走來江州，在席一呵好事。君子聽貧道

說第一件貧道住山修行一十三年煉得一爐好丹
將來救人第二件來尋一物第三件貧道救你江州
一城人衆人聽說皆驚先生正說未了大笑道衆多
君子未曾買我的藥却先見了這一物你道在何處
觀着人叢外頭用手一招道後生你且入來本道看
那先生先生道你來我和你說說得本道慌隨先生
入來先生拍着手你來救得江州一城人貧道見那
一物了在那裡這後生便是衆人喫驚如何這後生
却是一物先生道且聽我說那後生你眉中生黑氣
有陰祟纏擾你實對我說本道將前項見女郎的話

都一一說知。先生道：衆人在此，這一物便是那女子。貧道救你去地上黃袱裡，取出一道符，把與本道。你如今回去，先到房中，推醉了去睡。女娘到晚歸來，睡至三更，將這符安在他身上，便見他本來面目。本道聽那先生說了，也不去卦肆裡，歸到店中，開房門，推醉去睡。却說女娘不見本道來，到晚自收了卦鋪，歸來焦躁，問顧一郎道：丈夫歸也未？顧一郎道：官人及早的醉了，入房裡睡。女娘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入房來，見了本道，大喝一聲：本道喫了一驚。女娘發話道：可沒道理。日多時，夫妻有甚虧負你，却信人鬪量。

我兩人、不和我教你看、有甚人衝撞卦鋪、教我三日不發市、你却信乞道人言語、推醉睡了、把一道符、啟安在我身上、看我本來面目、我是齊刺史女兒、難道是鬼祟、却信恁般沒來頭的話、要來害我、你好好把出這符來、和你做夫妻、不把出來時、目前相別、本道懷中取出符來、付與女娘、安排晚飯喫了、睡一夜、明早起來喫了早飯、却待出門、女娘道、且住、我今日不開卦鋪、和你尋那乞道人問他、是何道理、却把符來、唆我夫妻不和、二則去看我、與他闢法兩個行到大街上、本道引至南瓦子前、見一夥人圍住先生、先

生正說得高興、被女娘分開人叢、喝聲乞道人、你自是野外乞丐、却把一道符闌、疊我夫妻不和你教安、在我身上見我本來面目、女娘拍着手道、我乃前任刺史齊安撫女兒、你們都是認得我爹爹的、輒敢道我是鬼祟、你有法、就衆人面前贏了我、我有法、贏了你、先生見了、大怒、提起劍來、覷着女子頭、便斫、看的人只道先生壞了女娘、只見先生一劍斫去、女娘把手一指、衆人都發聲喊、皆驚呆了、有詩爲證

昨夜東風起太虛

丹爐無火酒盈罍

男兒未遂平生志

時復地逢元古詩

女婿把手一指叫聲着只見先生劍不能下手不能
舉女婿道我夫妻兩個無事把一道符與他奈何我
却奈何我不得今日有何理說先生但言告娘子恕
貧道貧道一時見不到激騰娘子望乞恕饒衆人都
笑齊來勸女婿女婿道看衆人面饒了你這乞道人
女婿念念有詞那劍即時下地衆皆大笑先生分開
人叢走了一呵人尚未散先生復回來莫是奈何那
女婿却是來取劍先生去了自後女子在卦舖裡從
早至晚挨擠不同算命發課書符呪水沒工夫得喫
點心因此出名忽一日見一個人引着一乘轎子來

請小娘子道小人是江州趙安撫老爺的家人今有小衙內患病日久不痊奉台旨教請小娘子乘轎就行女娘分付了丈夫教回店裡去女子上轎來見趙安撫引入花園見小衙內在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酒香噴鼻一行人在花園角門邊看白衣女士作法念咒畢起一陣大風

來無形影去不知

吹開吹謝總由伊

無端暗度花枝上

偷得清香送與誰

風過處見一黃衣女子怒容可掬叱喝何人敢來奈何我見了白衣女士深深下拜道原來是姊妹白衣

女士道甚的姐姐從空而下，那女子道：姊妹你如何來這裡？白衣女士道：奉趙安撫請來，救小衙內。壞那邪祟女子不聽得，萬事俱休。聽了時，晝日切悔道：你丈夫不能救，何況救外人？一陣風不見了。黃衣女子、白衣女士就花園內，救了小衙內。趙安撫禮物相酬謝了，教人送來顧一郎店中，到得店裡，把些錢賞與來人，發落他去。問顧一郎丈夫可在房裡？顧一郎道：好教小娘子得知，走一個黃衣女子入房，挾了官人，托起天窻，望西南上去了。白衣女士道：不妨，即喝起，就地上踏一片雲，起去。趕那黃衣女子，彷彿趕上。

大時還我丈夫來。黃衣女子看見起來，叫聲落放。下
剎本道却與白衣女士闢法。本道顧不得妻子，只顧
自走走至一寺前，力乏了，見一僧在門首立地。本道
問吾師，借上房歇脚。片時，則個僧言：「今日好忙哩。有
一施主來寺中齋僧，正說間，只見數担柴，數桶醬，數
担米，更有香燭紙札，併齋碗錢，遠遠涼傘，下一人，便
是那悲願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的人。
本道見了，落荒便走，被那施主趕上，一把抓住道：「你
便是打我一棒竿的人。今番落於吾手，我正娶與你
的心肝來做下酒。」本道正在危急，却得白衣女士趕

四本道以
任史通等
以傳故也
以是二所
不勝其矣
二解物者
不結七處
耳

來寺前見了那人，叫道：「哥哥！吳黑虎是我丈夫，說猶未畢，黃雲女子也來了。」對那人高聲道：「哥哥！我聽他那裡是他真丈夫？既是打哥哥的姊妹，都是仇人了。」扯一拽四個，攪做一團。正尋不開口，只見寺中走出一個老人來，大喝一聲：「畜生！不得無禮！」叫變黃永女子變做一隻黃鹿，綠袍的人變做綠毛龜，龜白永女子變做一隻白鶴，老人乃是壽星，騎白鶴上昇木道也。跨上黃鹿，跟隨壽星，靈龜導引上昇霄漢。那到本道原是巡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頭要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謫限

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那一座寺與做壽星
在江州潯陽江岸上古跡猶存詩云

原是仙官不染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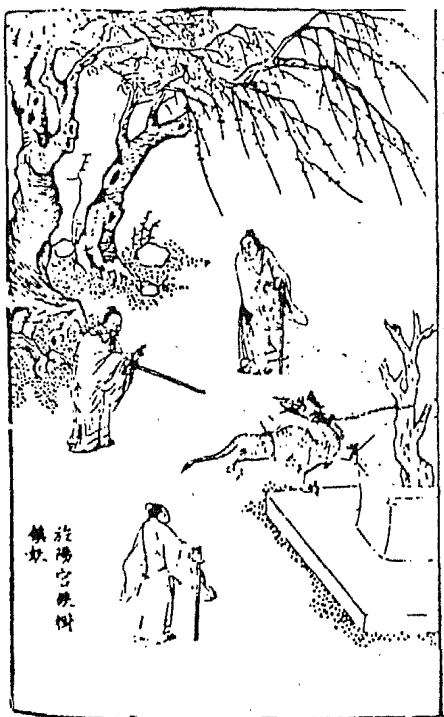
飄然鶴鹿可爲隣

神仙不肯分明說

誤了閻浮多少人

綠草成羣
與水





旋陽宮後樹
鎮奴

二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春到人間景色新

桃紅李白柳條青

香車寶馬閒來往

引却東風入禁城

醺剩酒 豁吟情

頓教忘却利和名

豪來試說當年事

曾記旌陽伏水精

學自混沌初開、民物始生、中間有三個大聖人、爲三教之祖、三教是甚麼教、一是儒家、乃孔夫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爲歷代帝王之師、萬世文章之祖、這是

一教、一是釋家、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當時三在舍

衛國和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金蓮
華丈六金身能變能化無大無不大無通無不通普
度衆生號作天人師這又是一教一是道家是太上
老君乃元氣之祖生天生地生佛生儒號鐵師元陽
上帝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至商湯王四十
八年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化爲彈丸流入玉女口
中玉女吞之遂覺有孕懷胎八十二年直到武丁九
年被賜而生生下地時鬚髮就白人呼爲老子老子
生在李樹下因指李爲姓名耳字伯陽後騎着青牛
出函谷關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是異人求得道

五千言傳留於世老子入范沙
今居太清僊境稱爲道德天尊這又是一教那三教
之中惟老君爲道祖居于太清僊境彩雲繚繞瑞氣
氤氲一日是壽誕之辰羣三十三天天宮并終南山
蓬萊山閻苑山等處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
神仙千千萬萬或跨彩鸞或騎白鶴或馭赤龍或駕
丹鳳皆飄飄然乘雲而至次第朝賀獻上壽詞稽首
作禮詞名水龍吟

紅雲紫蕊歲時仙官渾是陽春候玄鶴來時青牛
過處綵雲依舊壽誕宏開喜道德五千言點傳萬

古不板○況是天上仙筵獻珍果人間未有巨棗
如瓜與着萬歲水桃千年碧藕北乾坤永劫無休
舉滄海爲真仙壽

彼時老君見羣臣讚賀大展仙顏即設宴相待酒至
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衆仙長知南贍部州江
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舊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
有蛟蜃爲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
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後有地名曰西
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爲羣
仙領袖殄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單

公之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按淵源正
中一仙乃孝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冲山曰某觀下
凡有蘭期者素行不疚兼有仙風道骨可傳以妙道
更令付此道與女真謹母謹母付此道於許遜口口
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真仙有所傳授江西不至泥
沒諸仙以爲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衆仙即送孝悌
王至燔摩天中通明殿下將此事奏聞玉帝玉帝允
矣即命直殿仙官將神書玉旨付與孝悌王領訖孝
悌王辭別衆仙躍起祥雲頃間之間到閻浮世界來
却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本貫涇州曲

早縣高平鄉九原里人氏歷年二百鶴髮童顏率其
家百餘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與物無忤時人不敢
呼其名蓋稱爲蘭公彼時兒童謠云蘭公蘭公上與
天通赤龍下迎名列斗中人知其必仙也一日蘭公
凭几而坐忽有一人頭戴逍遙巾身披道袍脚穿雲
履手中拿一個魚鼓簡板兒瀟瀟灑灑徐步而來蘭
公觀其有仙風道氣慌忙下階迎接分賓坐定茶畢
這問仙翁高姓貴名答曰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
也自上清下降遨遊人間久聞先生精修孝行故此
來訪蘭公聞言即低頭拜曰貧老凡骨勉修孝行止

可淑一身不能率四海有何功德感動仙靈孝悌王
遂以手扶起蘭公曰居吾語汝孝悌之旨蘭公欠身
起曰願聽指教孝悌王曰始烝爲大道於日中是爲
孝仙王元烝爲至道於月中是爲孝道明王玄烝爲
孝道於十中是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
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是故
舜文至孝鳳凰來翔姜詩王祥得魚奉母即此論之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先生修養
三世行滿功成當得元烝于月中而爲孝道明王四
百年後晉代有一真仙許遜出世傳吾孝道之宗是

金符鐵券
金丹寶鑑

爲衆仙之長得始烝於日中而爲孝仙王也自是孝
悌王悉將仙家妙訣及金丹寶鑑金符鐵券并上清
靈章飛步斬邪之法一一傳授與蘭公又囑道此道
不可輕傳惟丹陽黃堂者有一女真諱母德性純全
汝可傳之可令諱母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許
遜復傳吳猛諸徒則淵源有自起凡入聖者不患無
門矣孝悌王言罷足起祥雲冲霄而去蘭公拜而送
之自此以後將金符鐵券秘訣逐一參悟遂擇地修
煉仙丹其法云

黑鉛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隱水中陽白有火之

天黑白往來、蟾陰陽歸正位、二物俱含性、丹經號
同類、黑以白爲天、白以黑爲地、陰陽混沌時、杳杳
金蓮碧寶月、滿丹田、霞光照靈慧、休閑通天竅、莫
淡混元氣、拈奇口訣功、火候文武意、凡中養聖孫、
萬般只此貴、一日生一男、男男各有配、

蘭公煉丹已成、舉家服之、老者髮白反黑、少者辟穀
無飢、遠近聞之、皆知其必飛昇上清也、時有火龍者、
係洋子江中孽畜、神通廣大、知得蘭公成道、法教流
傳、後來子孫必遭殲滅、乃率領龍帥、鯢兵鱓將、統領
黨類、一齊奔出潮頭、將蘭公宅上圍圍住、喊殺連

大蘭公聽得不知災從何來開門一看好驚人哩但見

一片黑煙萬團烈火却是紅孩兒身中四十八萬
毛孔一齊迸出又是華光將手裏三十六塊金磚
一併燒燄咸陽遇之烽焰三月不絕崑山遇之玉
石一旦俱焚疑年少周郎赤壁鏖戰似智謀諸葛
博望燒屯

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
鬼火也不是雷公霹靂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個火
出出來的驚得蘭公家人叫苦不迭蘭公知是火

龍道我只問你取金丹寶鑑銅符鍊券并靈章等事
你若獻我萬事皆休不然燒得你一門盡絕蘭公曰
金丹寶鑑等乃斗中孝悌王所授我怎肯胡亂與你
只見那火光中閃出一員靈帥形容古怪背負團牌
揚威耀武蘭公睜仙眼一看原來是個龍鬚却不在
意下又有那鰲兵亂跳蟹將橫行一個個身披甲冑
手執鋼叉蘭公又舉仙眼一看原來都是鰲蟹之屬
轉不着意了遂剪下一個中指甲來約有三寸多長
呵了一口仙氣念動真言化作個三尺寶劍有歌爲

非銅非鉄體質堅
不須鍛鍊洪爐煙
光芒顏色如霜雪
瑠璃寶匣吐蓮花
此劍神仙流金精
閃閃爍爍青蛇子
騰出寒光逼星斗
今朝揮向烈炎中
化成寶劍光凜然
穉穉殺氣欺龍泉
見者咨嗟嘆奇絕
查鏤金環生明月
千將莫邪難比倫
重重片片綠龜鱗
齊聲一似蒼龍吼
不識蛟螭敢當否

公將所化寶劍望空擲起那劍利喇喇就似劍身

教

子一般飛入火焰之中，左一衝，右一擊，左一挑，右一劈，左一砍，右一劈，那些孽怪如何當抵得住？只日龍帥遇着縮頭縮腦，負一面團牌急走，他却走在那裏，直走在峽江口深巖裏躲避，至今尚不敢出頭哩。那鰕兵遇着拖着兩個銅叉連跳連跳，他却走在那裏，直走在洛陽橋下石縫子裏而藏身，至今腰也不敢伸哩。那蟹將遇着雖有全身堅甲，不能濟事，也拖着兩個銅叉橫走直走，他須有人隻腳兒更走不動，却被撲鼻鬆寶劍一劈，分為兩半，你看他腹中不紅，不白，不黃，不黑，似膿却不是膿，似血却不是血，遍地

上淡將出來，真個是

但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那火龍自知蘭公法大難以當抵，嘆曰：「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後來子孫福來由他去享，禍來由他去當，我管他則甚。」遂奔入洋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蘭公舉家數十只拔宅昇天。玉帝封蘭公爲孝明王，不在話下。却說金陵丹陽郡地名黃堂，有一女真，字曰嬰，潛通至道，忘其甲子，不知幾百年歲。鄉人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以謠母呼之。一日偶過市上，見一小兒伏地，悲哭問其來歷，說父母避亂而來，求

之於此。謹母憐其孤苦，遂收歸撫育，漸已長成。教他讀書，聰明出衆。天文地理，無所不通。有東鄰耆老，欲以女娶之。謹母問兒允否，兒告曰：「兒非浮世之人，乃月中孝道明王，領斗中孝悌王仙旨，教我傳道與母。今此化身爲兒，度脫我母，何必更議婚姻？但可高建仙壇，傳付此道，使我母飛昇上清也。」謹母聞得此言，且驚且喜，遂於黃堂建立壇宇，大闢孝悌王之教。謹母已得修真之訣，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寶鑑、銅符鐵券靈章，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悉傳與謹母。謹母乃謂孝明王曰：「論昔日恩情，我爲

母君爲子論今日傳授君爲師我爲徒遂欲下拜孝
明王曰只論子母莫論師徒乃不受其拜惟囑之曰
此道宜深秘不可輕洩後世晉代有二人學仙一名
許遜一名吳猛二人皆名登仙籍惟許遜得傳此道
按玉皇玄譜仙籍品秩吳猛位居元鄉御史許遜位
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總領仙部是爲衆仙之長
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又着許遜傳與吳猛庶品
秩不紊矣明王言罷拜辭老母飛騰太空而去有詩
爲證

出入無車只駕雲

塵凡白是不回羣

明王恐絕仙家術

告戒叮嚀度後人

却說漢靈帝時十常侍用事忠良黨錮讒譖橫行毒
流四海萬民嗟怨那怨氣感動了上蒼降下兩場大
災久雨之後又是久旱那雨整整的下五個月直
落得江湖滿目厨竈無煙及至水退了又經年不雨
莫說是禾苗稿死就是草木也乾枯了可憐那一時
的百姓喫旱膳先愁晚膳縫夏衣便作冬衣正是朝
日奸臣野有賊地無荒草樹無皮壯者散於四方老
者歿於溝壑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瑛字汝玉乃潁
陽許由之後爲人慈仁深明醫道擢太醫院醫官咸

飢荒之歲，乃罄其家貲，置丸藥數百斛，名曰救飢丹，散與四方食之，每食一九，可飽四十餘日，飢民賴以不斂者甚衆。至獻帝初平年間，黃巾賊起，天下大亂，許都又遭大荒，斗米千錢，人入菜色，個個飢餓，形時許瑛已故，其子許肅家尚豐盈，將自己倉穀盡數周給各鄉，遂挈家避亂江南，擇居豫章之南昌，有鑒察神將許氏世代積善，奏知玉帝，若不厚報，無以勸善，玉帝准奏，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檢，看有何仙輪當下世仙官檢看畢，奏曰：「晉代江州當出一尊龍精，授官良民，生養蛟黨繁盛，今輪係

王洞天仙降世傳受女真訓以飛步斬邪之法而滅
妖黨以除民害王帝問秦即降玉宜取玉洞天仙令
他身變金鳳口銜寶珠下降許肅家救胎有壽若證
御殿親傳玉帝書 祥雲謠謠鳳銜珠

試看凡子生仙種 貞善之家慶有餘

却說吳赤烏二年三月許肅妻何氏夜得一夢夢見
一隻金鳳飛降庭前口內銜珠墜在何氏掌中何氏
喜而玩之含于口中不覺溜下肚子去了因而有孕
許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年過三十無嗣今
幸有孕懼的是何氏自來不曾生育恐臨產艱難那

廣潤門有個占卦先生，混名鬼推。次斷如神，不免去問他個吉凶。或男或女，看他如何。許肅整頓衣帽，竟望廣潤門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撥不開的人頭，移不動脚步。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還輪他不上。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換得進去。相見禮畢，許員外道：小人許肅敬來問個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請先生指教。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唱上一個喏，口念四句：

庚卯六丁神

文王卦有靈

吉凶含萬象

切莫順人情

通陳了姓名意旨把銅錢擲了六擲占得個地天泰卦先生道恭喜好一個男喜遂批上幾句云

福德臨身旺

青龍把世特

秋屈生桂子

坐草却無虞

許員外聞言甚喜收了卦書遂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回去對渾家說了何氏心亦少穩光陰似箭忽到八月十五中秋其夜天朗氣清現出一輪明月皎潔無翳許員外與何氏玩賞看了一會不覺二更將

蓋三鼓初傳，忽然月華散彩，半空中仙音嘹唳，何氏只一陣腹痛，產下個孩兒，異香滿室，紅光照人，真個是

五色雲中呈鸞鷟

九重天上送麒麟

太上無極
師仙人

次早鄰居都來賀喜，所生即真君也，形端骨秀，穎悟過人。年甫三歲，即知禮讓，父母乃取名遜，表字敬之。年十歲，從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作文寫字，不教自會。世俗無有能爲之師者，真君遂棄書不讀，慕修養學仙之法，却没有師傅，心常切切，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自幼與真君同窓，情好甚密，別真君

來相訪真君倒屣趨迎握手話舊子元見直
之世間有馳慕神仙之意乃曰老兄少年高才乃
行爲雲外客乎真君曰慙愧自思百年且暮欲求出
世之方恨未得明師指示子元曰兄言正合我意往
者因訪道友雲陽詹曉先生言及西寧州有一人姓
吳名猛字世雲曾舉孝廉任吳爲洛陽令後棄職而
歸得傳異人丁義神方日以修煉爲事又聞南海太
守鮑靚有道德往師事之得其秘法回至豫章江中
風濤大作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路徐行而渡渡
畢路復爲水觀者大駭於是道術盛行弟子相從者

甚衆區區每欲拜投奈母老不敢遠離兄弟不惜勞苦可往師之真君聞言大喜曰多謝指點真君待子元別去即拜辭父母收拾行李竟投西寧尋訪吳君有詩讚曰

無影無形仙路難

未經師授莫躋攀

胡君幸賜吹噓力

打破玄元第一關

話說真君一念投師辭不得路途辛苦不一日得到吳君之門寫一個門生拜帖夾道童通報吳君看是緣章門生許遜大驚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即出門迎收此時吳君年九十一歲真君年四十一歲真君不

當客禮口稱仙丈願受業於門下吳君曰小老
道術焉能爲人之師但先生此來當盡何露豈敢
自私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自此每稱真君爲
許先生敬如賓友真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一日
二人坐清虛堂共談神仙之事真君問曰人之有生
必有死乃古今定理吾見有壯而不老生而不死者
不知何道可致吳君曰人之有生自父母交媾二氣
相合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
身分離五千日氣足是爲十五童男此時陰中陽生
可以比東日之光以此以往不知修養則走失元陽

純散真氣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患真君曰病老死苦將何却之吳君曰人生所免病老死苦在人中修仙仙中升天耳真君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中升天者何也吳君曰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離者人也惟人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持修在人而已真君曰何謂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吳君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謂鬼仙者少年不修恣情縱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病死陰靈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也仙不離於鬼也

所謂人仙者、修真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絕五
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嗽咽者、
咽吐納之爲錯者、採補者、笑清淨以爲愚、採陰取婦
人之氣者、與縮金龜者、不同、蓋陽食女子之乳者、與
煉金丹不同、此等之流、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
成功、但能安樂延壽而已、故曰人仙、人仙不離於人
也、所謂地仙者、天仙之半、神仙之中、亦止小成之法
識坎離之交、配悟龍虎之飛騰、煉成丹藥、得以長生
住世、故曰地仙、地仙不離於地也、所謂神仙者、以地
仙厭居塵世、得中成之法、抽鉛添汞、金精錄頂、玉液

還丹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生自化陰盡
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
三島故曰神仙神仙不離於神也所謂天仙者以神
仙厭居三島得大成之法內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間
有行功行滿足授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天仙不
離於天也然修仙之要煉丹爲急吾有洞仙歌二十
二首君宜謹記之

丹之始無上元君授聖主法出先天五太初遇元
修煉身冲舉

丹之祖生育三才運今古隱在鄱湖山澤間志士

行來作丹母

丹之父、曉來飛上扶桑樹、萬道霞光照太虛、調和
兔髓可烹炎、

丹之母、金晶瑩潔夜三五、烏兔搏掇不終朝、煉成
大藥世無比、

丹之胎、烏肝兔髓毓真胚、一水三汞三砂質、四、五
三成明自來、

丹之兆、三日結胎方入妙、萬丈紅光貫斗牛、五音
六律隨時奏、

丹之質、紅紫光明人莫識、元白虛無黍米珠、色即

是空空即色、

丹之靈、十月脫胎丹始成、一粒一服、百日足、以換形、骨身長生、

丹之聖、九年煉就五霞鼎、藥力加添、水火功枯、骨立起、孤寬醒、

丹之室、上弦七、下弦八、中虛一寸、號明堂、產出靈苗、成金液、

丹之釜、垣廓壇爐、須堅固、內外護持、水火金、日丁金胎產盤古、

丹之竈、鼎曲相通、似蓬島、上安垣廓、護金爐、立煉

龍膏并虎腦

丹之火、一日時辰十二個、文考武考、要合宜、抽添進退、莫太過、

丹之水、器應勝負、斯爲美、不潮不濫、致中和、滋產靈苗、吐金龍、

丹之威、紅光耿耿、冲紫微、七星燦燦、三台爛、天下地甲皆皈依、

丹之發、天地人兮、各有奧、紫微嶽瀆、及明君、三界精靈、皈至道、

丹之彩、依方遜位、安排派、青紅赤白、黃居中、攝瑞

招祥神自在、

丹之用、真土真鉛與真汞、黑中取白、赤中青、全憑水火靜中動、

丹之融、陰陽配合在雌雄、龍精虎髓鼎中烹、造化抽添火候功、

丹之理、龍膏虎髓靈無比、二家交姤仗黃精、屯蒙進退全終始、

丹之瑞、小無其內大無外、放彌六合退藏密、三界收來黍珠內、

丹之完、玉皇捧祿要天緣、等閒豈許凡人泄、萬劫

之中於一傳

真君曰多謝指迷敢問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吳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爲地仙耳若於神仙天仙雖知門路無力可攀遂將燒煉秘訣并白雲符書悉傳與真君真君頻首拜謝相辭而歸回至家中厭居鬧市欲尋名山勝地以爲棲身之所聞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純明陰陽風水之道遨遊江湖真君敬訪之璞一日早起見鴉從東南而鳴遂占一課斷曰今日午時當有一仙客許姓者到我家中欲問擇居之事至日中

家童果報客至璞慌忙出迎禮罷分賓而坐璞問曰
先生非許姓爲卜居而來乎真君曰公何以知之璞
曰某今早卜卦如此未知然否真君曰誠然因自叙
姓名并道卜居之意璞曰先生儀容秀偉骨骼清奇
非塵中人物富貴之地不足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
仙之地乎真君曰昔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鬼谷子
居雲夢而得道今或無此吉地麼璞曰有但當遍歷
耳於是命童僕收拾行囊與真君同遊江南諸郡採
訪名山一日行至廬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壯湖水遶
東紫

鼎代產昇仙之士但山形屬土先生姓

音屬水土相尅不宜居也但作往來道當之所則可矣又行至饒州鄱陽地名傍湖璞曰此地富貴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氣乘風故安得擬大富貴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爲上法眼次之道眼者憑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勢法眼者執天星河圖紫薇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神物所護苟非其人見而不足信云福地留與福人來正謂此也真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留一記以爲他日之驗郭璞乃爲詩一首爲記云

行盡江南萬里州

惟有傍湖出石牛

鴈鴦夜夜鳴更鼓

魚鱉朝朝拜冕旒

離龍隱隱居乾位

異水滔滔入艮流

後代福人來遇此

富貴綿綿八百秋

許郭二人離了鄱陽，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見許郭二人登山採地，料必異人，遂迎至其家，詢姓名已畢，朔留二人宿於西亭，相待甚厚。真君感其殷懃，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傳吾術，遂密授修煉仙方。郭璞曰：此居山水秀麗，宜爲道院，以作養真之地。王朔從其言，遂蓋起道院，真君授筆大書迎仙院三字，以作牌額。王朔

三則見

不勝二人相辭而去遂行至洪都西山地名金

嵯嵯峨峨的山勢突突兀兀的峯巒活活潑潑的
青龍端端正正的白虎圓圓淨淨的護沙灣灣環
環的朝水山上有蒼蒼鬱鬱的吼尊美松山下有
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山前有欹軟柔柔的龍鬚
嫩草山後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樵也曾聞華華
彩彩的鸞吟也曾聞昂昂燕燕的鶴唳也曾聞咆
咆哮哮的虎嘯也曾聞呦呦詵詵的鹿鳴這山呵
比浙之天台更生待奇奇絕絕比閩之武夷更生

得崑崙崑崙比鴻之九華更生得迤迤連連比蜀
之峨眉更生得秀秀比楚之武當更生得失
尖圓圓比陝之終南更生得巧巧妙妙比魯之太
山更生得蜿蜒蜿蜒比廣之羅浮更生得蒼蒼奕
奕其個是天下無雙勝境江西第一名山萬古精
英此處藏分明是個神仙宅

却說郭璞先生行到山麓之下前觀後察左顧右盼
遂將羅經下針審了太向撫掌大笑曰璞相地多矣
未有如此之妙若求富貴則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
仙俗觀其岡阜厚圓位坐深遠二峯壁立四環雲拱

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且西山屬金以五音言之先生之姓羽音屬水金能生水合得長生之局舍此無他往也但不知此地誰人爲主倘有一樵夫指曰此地乃金長者之業真君曰既稱長者必是善人二人逕造其家金公欣然出迎歡若平生金公問曰二位仙客從何而至郭璞曰小子姓郭名璞號曉陰陽之術因此位邀友姓許名遜欲京棲隱之地偶探寶庄正合仙格欲置一舍以爲修煉之所不知尊翁肯慨諾否金公曰第恐此地福小不足以處許君如不棄并寒庄薄地

數畝、悉當相贈、真君曰、願訂價多少、惟命是從、金公曰、大丈夫一言、萬金不易、愚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券、乃與真君索大錢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還、真君、真君叩頭拜謝、三人分別而去、於是真君辭了郭璞、擇取吉日、挈家父母妻子、凡數十口、徙於西山、築室而居焉、金公後封爲地主真官、金氏之宅、即今玉隆萬壽宮是也、却說真君日以修煉爲事、煉就金丹、用之可以點石爲金、服之可以却老延年、於是周濟貧乏之德、義彰播時、晉武帝西平蜀、東取吳、天下二

太康從吏部尚書山濤之奏、詔各郡保舉孝

之士、豫章郡太守范滂見真君孝養二
其兄、財利物、即保舉真君爲孝廉、武帝遣使臣
茅昂、詣取真君爲蜀郡旌陽縣令、真君以父母年
老、不忍遠離、上表辭職、武帝不允、命本郡守催迫上
任、捱至次年、真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只得起程
真君有二姊、長姊事南昌府君、夫早喪、遺下一子、昉
烈字道微、事母至孝、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遂築室
於宅之西、奉姊居之、於是母子得聞妙道、真君臨行
謂姊曰、吾父母年邁、寡子尚不知世務、賢姊當代弟
掌治家事、如有仙翁隱客相過者、可以禮貌相待、汝

子昉烈吾嘉其有仁孝之風使與我同往任所昉母曰賢弟好去爲官家下一應事當爲姊的擔當不勞遠念言未畢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言曰吾與昉烈哥皆外甥也何獨與昉兄同行而不及我眞君視其人乃次姊之子復姓鍾離名嘉字公陽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父母俱早喪自幼依於眞君爲人乳象恢弘德性溫雅至是欲與眞君同行眞君許之於是二甥得薰陶之尤神仙器量從此以立眞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我本無心功名奈朝廷屢聘若不奉行恐抗君命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二親老邁汝

言食
創矣

夕侍奉調護寒暑克盡汝子婦之道且見女少
幼須不時教訓勤以治家儉以節用此是汝當然事
也周夫人答曰謹領教言罷拜別而行不在話下却
說真君未到任之初蜀中饑荒民貧不能納租真君
到任上官督責甚嚴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爲金暗
使人埋於縣衙後園一日拘集貧民未納租者盡至
階下真君問曰朝廷糧稅汝等緣何不納貧民告曰
輸納國稅乃理之常豈敢不遵奈因饑荒不能納爾
真君曰既如此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園開鑿池塘
以作工數倘有所得即來完納民皆大喜即往後園

開鑿池塘、遂皆拾得黃金、都來完納、百姓遂免流移之苦、鄰郡聞風者、皆來依附、遂至戶口增益、按一統志、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後、改爲德陽、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其地賴真君點金、故至今尚富、這話休題、那時民間又患瘟疫、死者無數、真君符呪所及、即時痊愈、又憐他郡病民、乃挿竹爲標、置千四境溪上、焚符其中、使病者就而飲之、無不痊可、其老幼婦女、疋羸不能自至者、令人汲水歸家飲之、亦復安痊、郡人有詩贊曰、

百里桑麻知善政

萬家煙井沐仁風

明懸藻鑑秋陽基

清通水壺夜月澄

符置江濱驅痼病

金涇縣國起民窮

真君德澤於今在

廟祀巍巍報厥功

却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勲字孝舉因舉孝廉官
居益州別駕問真君傳授吳猛道法今治旌陽恩及
百姓遂來拜謁願投案下充爲書吏使朝夕得領玄
教真君見其人氣清色潤遂付以吏職旣而見勲有
道骨乃引勲居門下爲弟子看守藥爐又有一人姓
周名廣字惠常廬陵人也乃吳都督周瑜之後遊色
蜀雲臺山粗得漢天師驅精斬邪之法至是聞真君

深得仙道特至旌陽縣投拜真君爲師願垂教訓真
君納之職掌雷壇二人自是得聞仙道之妙真君在
旌陽旣久弟子漸衆每因公餘無事與衆弟子講論
道法却說晉朝承平旣久外有五胡強橫濁亂中原
那五胡

匈奴劉淵居晉陽

羯戎石勒居上黨

羌人姚弋仲居扶風

氐人苻洪居臨渭

鮮卑慕容廆居昌黎

先是漢魏以來收服夷狄諸朝多居塞內太子洗馬
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免後日夷狄亂華之禍武帝

不聽至是果然侵亂晉朝太子患帝惡袁皇后保志
殺戮大臣真君乃謂弟子曰吾聞君子有進則見無
道則隱遂解官東歸百姓聞知扳轅卧轍而留泣聲
震地真君亦泣下謂其民曰吾非肯舍汝而去奈今
天下不久大亂吾是以爲保身之計爾等子民各務
生業百姓不忍送至百里之外或數百里又有送至
家中不肯回者真君至家拜見父母妻子合家相慶
喜不自勝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爲屋狀如營壘令蜀
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從真君之姓故號許氏營
却說真君之妻周夫人對真君言女姑年長當擇佳

配真君曰吾父思在心矣迺觀衆弟子中有一人姓黃名仁覽字紫庭建城人也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其人忠信純篤有受道之器真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仁覽稟於父母擇吉備禮在真君宅上成婚滿月後稟於真君同仙姑歸家省親仙姑克盡姑道仁覽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復拜辭父母敬從真君求仙學道却說吳真君猛時年一百二十餘歲矣聞如真君解綬歸家自西安來相訪真君整衣出迎坐定叙澗命築室于宅西以居之一日忽大風暴作吳君即書一絲柳于屋上須臾見有一青鳥銜去其風頓

真君曰此風主何吉凶吳君曰南湖有一丘
忽遇此風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以此止之
不數日有一人深衣大帶頭戴幅巾進門與二君施
禮曰姬彭谷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自少舉孝廉官至
晉朝尚書左丞因見天下將亂托疾辭職聞計先生
施行德惠參悟仙機特來拜投爲師昨過南湖偶遇
狂風大作舟幾覆吾乃呼天號救俄有一青鳥飛來
其風頓息今日得拜仙顏實乃萬幸真君即以吳君
書符之事告之彭抗拜謝不勝遂挈家居豫章城中
既而見真君一子未婚願將女勝姐爲配真君從之

自後待彭抗以寶禮盡以神仙秘術付之東明子有詩云

二品高官職匪輕

一朝拋却拜仙庭

不因懿戚情相厚

彭老安能得上昇

此時真君傳得吳猛遜術猶未傳謹母飛步斬邪之法有太白金星奏聞玉帝南呂神孽龍將為民害今有許遜原係玉洞真仙降世應在此人收伏望差天使賚賜斬妖神劍付與許遜助斬妖精免使黎民遭害玉帝聞奏即宣女童二人將神劍二口賚至地名精休獻與許遜宜上帝之命教他斬魃除妖濟民

世其君拜而受之回顧女童已飛昇雲端矣後人有
詩嘆曰

堅金烈火煉將成

削鐵吹毛耀日明

玉女捧來離紫府

江湖從此水流腥

且說江南有一妖物號曰孽龍初生人世爲聰明才
子姓張名誥因乘船渡江偶值大風其船遂覆張誥
溺於水中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泊于沙灘之
上肚中正餓忽見明珠一顆取而吞之邪珠不是別
的珠乃是那火龍生下的卵吞了這珠却不餓了就
在水中能遊能泳過了一月有餘脫胎換骨遍身盡

生鱗甲止有一個區還是人願其後這畜生只好
在水中戲耍或跳入三級巨浪看魚龍變化或撞在
萬丈深潭看鯢鯢潛遊不想火龍見了就認得是他
兒子嗟了一氣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來即能千
變萬化於是呼風作雨握霧揶揄喜則化人形而淫
人間之女子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或壞人
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爲人間大
患誕有六千數十年間生息蕃盛約有千餘兼之族
類蛟黨甚多常欲把江西數郡滾出一個大中海一
日真君煉丹於艾城之山有蛟黨輒興洪水欲漂流

石僧在又揮起寶劍將一蛟斬訖不想石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一呼百集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團見孽龍道許遜恁般可惡欲誅吾黨不報此誓生亦枉然內有一班孽畜有叶孽龍做公公的有叶做伯伯的有叶做叔叔的有叶做哥哥的說道不消費心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抓將來碎屍萬段以洩其恨孽龍道聞得許遜傳授了吳猛的法術甚有本事還要個有力量的去纔好內有一長蛇精說道哥哥等我去來孽龍道賢弟到去得於是長蛇精帶了

百十個蛟黨一齊冲奔許氏之宅一字陣兒擺開時
道許遜敢與我比勢麼真君見是一夥蛟黨仗劍在
手問云你這些孽畜有甚本事敢與我相此長蛇精
道你聽我說

鱗甲稜層氣勢雄

神通合上顯神通

開喉一旦能吞象

伏氣三年便化龍

巨口張時偏作霧

高頭昂處便呼風

身長九萬人知否

繞遍崑崙第一峯

長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揚威衆蛟黨一齊閃躍聲聲
巨口說道你不該殺了我家人定不與你干休真君

曰只怕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我手中寶劍那長蛇精
就弄他本事放出一陣大風文只見

視之無影聽之有聲噫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
叫一任他碾碾磅磅栗栗烈烈撼天闔搖地軸九
天仙了也愁眉那管他青青白白紅紅黃黃翻大
海攪長江四海龍王同縮頭雷轟轟電閃閃飛的
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滿眼塵霾春起早雲慘慘
霧騰騰折也喬林不也古木說甚麼前村燈火夜
眠遲忽喇喇前呼後叫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樓
鳳閣也教他萬羌齊飛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

范郎如千丈虎狼穴難道是一毛不拔縱宗生之
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席雖劍子之冷然
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正是萬里塵沙陰晦
暝幾家門戶響敲推多情折盡章臺柳底事掀開
社屋茅

真個好一陣大風也真君按劍在手叱曰風伯等神
好將此風息了須臾之間那風寂然不動誰知那些
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來則見

石燕飛翔商羊鼓舞滂沱的雲中瀉下就似傾盆
忽喇的空裏注來豈因救旱逼逼剝剝打得那團

東不著東一片，西一片，翠色闌珊，淋漓節節，滄海
那池荷花，上上瓣，下一瓣，紅粧零亂，溝面洪烈，
倏忽間漂去，高風庭前來，簷頭長溜，須臾裏洗却
周武郊外兵，這不足鞭將蜥蜴，碧天上祈禱下的
甘霖，這却是驅起鯨鯢，滄海中噴將來的唾沫，正
是茅屋人家煙火冷，梨花庭院夢魂驚，渠添濁水
通魚入地，秀蒼苔滯鵲行。

真個好一陣大雨也，真君又按劍叱曰：雨師等神好
將此雨止了，那雨一霎時間半點兒也沒了，真君乃
大顯法力，奔往長蛇精陣中，將兩口寶劍揮起，把長

蛇精揮爲兩段，那夥蛟黨見斬了蛇精，各自逃生。直
君趕上，一槩誅滅，選往羣蛟之所，尋取孽龍，那孽龍
聞得斬了蛇精，傷了許多黨類，心裏那肯干休，就呼
集一黨蛟精，約有千百之衆，人多口多，罵着真君，騷
道：「野道，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於是呼風的呼風，
喚雨的喚雨，作霧的作霧，興雲的興雲，攪煙的攪煙，
弄火的弄火，一齊奔向前來，真君將兩口寶劍，左砍
右斫，那蛟黨多了，怎生收伏得盡？況真君此時未傳
得龍母飛騰之法，只是個陸地神仙，那孽龍到會變
化，上雲霄，就變成一個大鷹兒，真個

石似銅釘快利，嘴如鐵鑽堅剛，展了幾翅欲飛揚，
好似大鵬模樣，雲裏叫時聲大，林端立處頭昂，粉
綠烏雀盡潛藏，那個飛禽敢擋。

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忽喇地撲將下來，到把真
君臉上搗了一下，搗得血流滿面，真君忙揮劍斬時，
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真君沒奈何，只得轉回家
中，那些蛟黨兒傷得性命多了，亦各自收陣回去，却
說真君見尊龍神通廣大，捉來吳君處用訪，求其破
蛟之策，吳君曰：「孽龍久居民害，小老素有剷除之心，
但恨道法未高，莫能取勝，汝今既擒蛟黨，尊龍必然

忿怒愈加殘害。江南然矣。吳君曰：如此奈何？吳君曰：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真譙母，深通道術。吾與汝同往師之，叩其妙道，然後除此妖物，未爲晚也。真君固言大喜，遂整行囊與吳君共往黃堂，謁見譙母。譙母曰：二公何人？到此有何見諭？真君曰：弟子許遜吳猛，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大爲民害。吾二人有心殄滅，奈法術殊欠。久聞尊母道傳無極，法演先天，邇來懇求，望指示仙訣，實乃平生之至願也。言訖，拜伏於地。譙母曰：二公請起，聽我言之。君等乃鳳稟奇骨，各在天府。昔者孝心王自上清下

山京曲阜縣南公之家。謂南公曰。後世有代當
一神仙。姓許名遜。傳吾至道。是為衆仙之長。遂留
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飛步斬邪之法。傳與南公。自
今南公傳我。南公又使我收掌。以待汝等。積有四
餘年矣。子今既來。吾當傳授於汝。於是選擇吉日。依
科設儀。付出銅符鐵券。金丹寶鑑。并正一斬邪之法。
三五飛騰之術。及諸靈章秘訣。并各樣符籙。悉以傳
諸許君。今淨明法五雷法之類。皆謬母所傳也。謬母
又謂吳君曰。若昔者以汝為許君之師。今孝悌下
之道。唯許君得傳汝當。而反師之也。真君傳道已

卑物欲辭歸心中暗想今幸得聞謠母之教每歲必
當開拜以盡弟子之禮此意未形於言謠母已先知
矣乃對真君曰我今還帝鄉子不必再來謁也乃取
香茅一根望南而擲其茅隨風飄去謠母謂真君曰
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看香茅落於何處其處立吾
廟宇每歲逢秋一至吾廟足矣謠母言罷空中忽有
龍車鳳輦來迎謠母即凌空而去其時吳許二君望
空拜送即還本部遂往尋飛茆之跡行至西山之南
四十里覓得香茅已叢生茂盛二君遂於此地建立
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令匠人塑謠母寶像嚴奉香火

三月初三日必往朝謁即今崇真觀是也。朝謁之禮猶在真君亦於黃堂立壇悉依謚母之言將此道法傳授吳君吳君反拜真君爲師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之術。回至小江寓客店主人宋氏見方外高人不索酒錢厚具相待二君感其恭敬遂求筆墨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後其松青鬱如生風動則其枝搖搖月來則其影淡淡露下則其色濕濕徂來觀者日以千計去則皆留錢謝之宋氏送至巨富後江漲湍潰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壞却說孽龍精被真君所其族類心甚怒又聞吳君同真君往

黃堂學士於其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殘害生
民爲災降禍其君回至西寧聞蛟孽腥風襲人責備
祖伯汝爲一縣鬼神之主如何縱容他爲害祖伯答
曰妖物神通廣大非小神能制再三謝罪忽孽龍精
兄真音至統集蛟黨湧起十數丈水頭那水波滔泛
漲怎見得好狠

只聽得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聳
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顛千丈波高漫道路萬
層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觸石迸
濺噴碎玉回湍渺渺漩渦圓低低凸凸隨流漲大

楚江漫上下連

真君見了這等大水恐損壞了居民屋宇因不意將
手中寶劍望空書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急收水水伯
收得水邊真君大怒水伯道常言潑水難收且從容
些真君欲責水伯水伯大懼須臾間將水收了依舊
是平洋陸地真君提著寶劍逕斬孽龍那孽龍變作
箇巡海夜叉持鎗相迎這一場好殺

真君劍砍妖怪鎗迎劍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
迸愁雲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
殿差下的仙真那一個拐威擺武欺天律這一個

禦暴除災轉法輪、真仙信法身、驅霧魔怪爭強浪、
滾塵雨家努力爭功績、皆爲洪都百萬民、

那些蛟黨兇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一齊前來助
戰、忽然弄出一陣怪砂來、要把真君眼目蒙蔽、只見
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藹藹下天涯、自茫茫到處
難開眼、昏暗暗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
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麩、粗粗翻覆
似芝蔴、世間朦朧山頂暗、長空遮沒太陽遮、不比
塵囂隨駿馬、難言輕軟觀香車、此沙本是無情物、
登時刮得眼生花、

沙大作那蛇黨一齊吶喊真君呵！仙公！
只化作一陣雄風將沙刮轉吳君在高阜之上觀看
妖孽更有計大神通於是運取掌心螢雷用力打去
雖風雲雷雨乃蛟龍所喜的但此係吳君法雷專打
妖怪則見

運之掌上震之雲間虺虺可畏轟轟剗剗初
聞燒起謝仙之火烈推轉阿香之車輪青赫赫就
似撞八荒之鼓音聞天地聲嗶嗶又如放九邊之
砲響振軍屯使劉先生失了機以教蔡元中統通
孤墳聞之不及掩耳當之誰不銷魂真個天仙手

上威靈振蛟蜃昭中心應願

那些羣孽圍得這個法雷驚天動地之聲倒海震山之怒唬得真不附體更見那真君兩目寶劍寒光閃閃殺氣騰騰孽龍當抵不住就收了夜叉之形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潛從遁走真君乃捨了孽龍追殺蛟黨蛟黨四散逃去真君追二蛟至郭渚忽然不見路逢三老人佇立真君問曰吾追蛟孽至此失其蹤跡汝三老曾見否老人指曰敢伏在前橋之下真君問言遂至橋側伏剎叱之蛟黨大驚奔入大江藏入深淵真君乃即書符數道勒遣符使驅之蛟孽不

乃從上流奔出，與君揮劍斬之，江水俱絕。此
蛟皆孽龍子也。今界渚有三聖王廟，稱名伏龍橋，則
名龍竊斬蛟處，名上龍口。其君復回至西寧，怒社伯
不能稱職，乃以銅鎖貫其祠門，禁止民間不許祭。今
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居民祭祀者亦少。乃令
百姓崇祀小神，其人姓毛，兄弟三人，即指引與君橋
下斬蛟者。公封叶佑侯，血食甚盛。其君見吳君曰：「孽
龍潛逃，蛟黨奔散，吾欲遍尋蹤跡，一併誅之。」吳君曰：「
君自金陵遠回，令椿萱大人且須問省，吾欲此蛟孽
有帥尊在，豈能復恣猖狂，待徐徐除之，於是二君回。」

通豐城縣抄劍洞真君曰後此洞必有蛟螭出入吾
當鎮之遂取大杉木一根書符其上以爲楔至今其
楔不朽又過奉新縣地名蕪溪又名蛟穴其中積水
不竭真君曰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遂舉神劍劈破
溪傍巨石書符鎮之今鎮蛟石猶在又過新建縣地
名嘆旱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黨奴隸散入田中
噬人之血真君惡之遂將藥一粒投於湖中其蛭永
絕今名藥湖復歸郡城轉西山之宅回見父母一家
具度不在話下却說真君屢應神龍仙法愈顯德著
人間名傳海內時天下求爲弟子者不下千數真君

卷之六

鄰之不可得乃削炭化爲美燭數百人夜散群童子
寢處次早驗之未破炭如汚滌者得十人而已先受
罪者六人

陳勲字孝舉成都人

周廣字惠常臨陵人

黃仁覽字紫庭建城人真君之婦

彭抗字武陽南陵人其女配真君之子

時烈字道微南昌人真君外甥

鍾離嘉字公陽新建人真君外甥

後相從者四人

曹亨字典國，泗水人，骨秀神慧。孫登見而異之，乃潛心學道，遊於江南，居豫章之豐城，真陽觀。聞真君道法，投於門下。

特荷字道陽，鉅鹿人，少出家，居東海沐陽院，奉仙觀。修老子之教，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導引之術，頗能辟穀，亦能役使鬼神。慕真君之名，徒步踵門，願充弟子。

井戰字伯武，豐城人，性喜修真，不求聞達，徑從真君學道。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其父施朔仕吳，因移居於此。

江赤烏縣岑狀貌雄傑勇健多力時聞真君
蛟立功喜而從之真君使與共戰各持神劍常
侍左右

這弟子十人不被炭婦滌汚真君嘉之凡周遊江湖
誅蛟斬蛇時刻相從即異時上昇諸徒也其餘被炭
婦所汚者徃徃自愧而去今炭婦市猶在真君謂施
岑眇烈口目今妖孽爲害變化百端無所定向汝二
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施眇欣然領命仗劍而
去夜至鄱陽湖中登石臺之上望之今饒河口有眺
臺俗呼爲釣臺非也此蓋施眇眺望妖蜮山沒之所

耳其時但見一物隱隱如蛇昂頭擺尾橫亘數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此乎即拔劍揮之斬其腰至次日天明視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斷腰仙跡猶在施岑謂昉烈曰黑夜吾認此山以爲妖物今誤矣與汝尚當盡力追尋却說孽龍精被真君殺敗更傷了二子并許多族類咬牙嚼齒以恨真君聚集衆族類商議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衆蛟黨曰如此甚好孽龍乃奔入小姑深潭底那潭不知有幾許深諺云大姑濶萬丈小姑深萬丈所以叫做小姑潭那孽龍到

萬丈潭底只見

水天泛漫天浪層層拍岸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
雖是個中流砥柱江下面有一所老龍潭却似個
不朽龍宮那龍宮蓋的碧磷磷鴛鴦瓦圓的光閃
閃孔雀屏垂的疎朗朗翡翠簾擺的彎環環虎皮
椅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龍女侍在堂下龍兵
繞在宮前夜又立在門邊龍子龍孫列在階上真
個是江心渺渺無雙景水府茫茫第一家

說那老龍出處他原是黃帝荆山鑄鼎之時騎他上
天他在天上貪竊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罔闢尊
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

不改走下世來就嘆了張果老的嘆傷了周穆王的
入陵朱漫汗心懷不忿學就個磨龍之法要下手着
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桶子裏面
那兩個着棋的老兄想他做龍脯他又走到葛陂中
來撞着費長房打一棒他就忍着疼奔走華陽洞去
那曉得吳綽的芥子又利害些當頭一劈受了老大
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却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
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了小姑娘求得這所萬
丈深潭蓋造個龍宮恁般齊整却說那孽龍奔入龍
宮之內投拜老龍哭哭啼啼告訴前情說道許遜斬

了得的兒子，傷了他的族類，苦苦還要捨他，官罷放，
聲大哭。那龍宮大小，那一個不淚下。老龍曰：「鬼
死狐悲，物傷其類。許遜既這等可惡，待我拿來與你
復讐。」孽龍曰：「許遜傳了誑母飛步之法，又得了玉女
斬邪之劍，神通廣大，難以輕敵。」老龍曰：「他縱有飛步
之法，飛我老龍不過。他縱有斬邪之劍，斬我老龍不
得。於是即變作個天神模樣，一頭六臂，黑臉獠牙，則
見

身穿着重重鐵甲，手提着利利鋼叉，頭戴着金盔，
閃閃耀耀紅霞，身跨着奔奔騰騰的駿馬，雄糾糾英

風直奮威凜凜殺氣橫加一心心要與人報冤家
古古怪怪的好怕

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巡江夜叉守宮將卒人人
喝采個個稱奇道好一個粧束孽龍亦搖身一變也
變作天神模樣你看他怎生打扮則見

面烏烏趙玄壇般黑身挺挺鄧天王般長手持張
翼德丈人長鎗就好似斗口靈官的形狀口吐出
葛仙真君的騰騰火焰頭放着華光菩薩的閃閃
豪光威風凜凜貌堂堂不比前番模樣

那孽龍打扮出來龍宮之內可知人人喝采個個誇

齊兩箇龍妖一齊打個旋風，奔上岸來。老龍居左，
龍居右，蛟黨列成陣勢，準備真君到來迎敵。不在話
下。施岑與昉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彌天，他兩
個少年英武，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也不管他黨類
來得多，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與那些妖怪大
殺一場。施昉二人雖傳得真君妙訣，終是寡不敵衆，
三合之中，當抵不住，敗陣而走。老龍與孽龍隨後趕
殺。施岑大敗，回見真君，具說前事。真君大怒，遂提著
兩口寶劍，命甘戰時荷二人回去助陣，駕一朵祥雲，
徑奔老龍列陣之所。那孽龍見了，自古人相見分

外眼睜，就扯那長鎗，迎來搶着真君。老龍亦舉起劍，又迎來。又有真君，好一個真君，展開法力，將兩口寶劍左遮右閃，只見

這一邊揮寶劍，對一枝長鎗，倍增殺氣。那一邊揮寶劍，架一管鎗，又頓長精神。這一邊砍將去，就似那呂梁瀉下的狂瀾，如何擋抵？那一邊斬將去，就似那蜀山崩下的土塊，怎樣支撐？這一邊施高強武藝，殺一個鶴入鴉羣；那一邊顯凜烈威風，殺一個虎奔羊穴。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

的夢兒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
地翻天手要斬興波作浪邪。

二龍與真君混戰未分勝敗，忽翻身騰在半空，却要呼風呼喚雨，飛砂走石，來捉真君。此時真君已會騰雲駕霧，遂赶上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落下平地。又戰那些蛟蜃，見真君法大，二龍漸漸當抵不住，一齊掩殺過來。時荷井戰二人，乃各執利劍，亦殺入陣中。你看那師徒們，橫衝直撞，那些妖魔怎生抵敵得佳。那老龍力氣不加三頭中，被真君傷了一頭，六臂中，被真君斷了一臂，遂化陣清風去了。孽龍見

若能敗陣，心中慌張，恐被真君所捉，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其餘蛟黨各自逃散，有化作螽斯在麥隴上，遍遍剝剝跳的；有化作青蠅，在棘樹上，嘈嘈雜雜鬧的；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有化作蜜蜂，在花枝上，擾擾嚷嚷採的；有化作蜘蛛，在雲霄裏，輕輕款款飛的；有化作土狗，手不做聲，不做氣，躲在田傍下的。彼時真君追趕妖孽，走在田傍上，經過忽失了一足，把那田傍踹開，只見一道妖氣，逆將出來。真君急忙看時，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里，真君將劍一揮，砍成兩截。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後人

人言曰

自笑蛟精不見機

苦同仙子兩相持

今朝揮起無情劍

又斬親生第五兒

却說真君斬了孽龍第五子，急忙追尋孽龍不見蹤影，遂與二弟子且回豫章。吳君謂真君曰：「目今蛟黨還盛，未曾誅滅，孽龍有此等助威添勢，豈肯罷休？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使他勢孤力弱，一舉可擒。」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真君曰：「言之有理，遂即回施岑甘戰陳魚野烈鍾離嘉羣弟子，隨已出外追斬蛟黨，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留吳君彭抗在家鎮之。於

是真君同羣弟子、或登高山、或往窮谷、或經深潭、或
詣長橋、或歷大湖、等處尋取蛟蜃滅之、真君一日至
新吳地方、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欲起洪水、淹沒此
處人民、噓氣一口、漲水一尺、噓氣二口、長水二尺、真
君大怒、揮劍欲斬之、那蛟孽兄了真君、竟不附體、遂
奔入潭中而去、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作鎮蛟之文、
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得道真仙、劫終劫始、先地先天、無量法
界、玄之又玄、勤修無遺、白日昇仙、神劍落地、符法
昇天、妖邪喪膽、鬼精逃潛、

其源至今名曰鎮龍潭，石碑猶存。一旦雲霧又行，至海昏之上，聞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長有數里。人幸在氣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覆溺，大爲民害。施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見其毒氣漲天，乃嘆曰：「斯民何罪而久遭其害也？」遂稟真君欲往誅之。真君曰：「吾聞此畜妖氣最毒，據突其氣者，十人十死，百人百亡，須待時而往。良久，俄有一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言亦鳥報時。天神至，地神臨，可以誅妖。後於其地立觀，名候時觀。又號赤鳥觀。且說那時真君引衆弟子前至蛇所，其蛇有公，即出深穴，舉首高數十

丈眼若火炬、口似血盆、口內吐出一道妖氣、則見

冥冥濛濛比室尤遮蔽的大霧、昏暗墮倒元規、
污人的飛塵、飛去飛來、却似那漢殿宮中結成的
黑塊、滾上滾下、又似那太山巖裏吐出的頑雲、大
地之中、遮蔽了峯巒、袖長空之上、隱藏了日月
星辰、瀾瀾漫漫、漲將開千有百里、霏霏拂拂、當着
了十無一生、正是妖蛇吐氣三千丈、千里猶聞一
陣腥、

與君呼一口仙風、吹散其氣、率弟子各揮寶劍、卻人

廣平搥鼓吶喊振天相助妖蛇全無懼色奔將過之
真君遙起法雷劈頭打去兼用神劍一指蛇乃却步
施岑耳戰二人奮勇飛步縱前施踏其首其喘其尾
真君先以劍劈破其頸陳黥再引劍當中腰斬之蛇
腹遂兩裂間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長有數丈施
岑欲斬之真君曰彼母腹中之蛇未曾見天日猶不
曾加害於民不可誅之遂叱曰畜生好去我放汝性
命毋得害人小蛇懼怯奔行六七里聞鼓噪之聲猶
反聽而顧其母此地今爲蛇子港羣弟子再請退而
殘之真君曰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是心無惻隱也

蛇子遂得入江，今有祠在新建吳城，甚足靈感。宋真宗初，封靈顯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王廟，是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積骨洲。真君入海，昏經行之處，皆留壇靖，凡有六處。通侯時之地爲七，一曰進化靖，二曰節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華表靖，五曰紫陽靖，六曰霍陽靖，七曰列真靖。其勢布若星斗之狀，蓋以鎮壓其後也。其七靖，今皆爲宮觀，或爲寺院。巨蟒既誅，妖血污劍，於是洗磨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新建有磨劍池，試劍石猶在。真君謂諸徒曰：蛟黨除之莫盡，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今知我在此。

方有隙演我郡城恐吳彭二人莫能憐服莫若棄此
而歸施岑是個勇士謂曰此處妖孽甚多再尋幾日
殺幾個回去却好真君曰吾在外日久恐吾郡蛟黨
又聚作一處可速歸除之於是悉離海昏而行海昏
鄉人感真君之德遂立生祠四時享祭不在話下且
說孽龍和果然深恨真君乘其遠出欲將豫章郡滾
成一海以報前仇遂聚集敗殘蛟黨尚有七八百餘
孽龍曰昨夜月離於畢今夜酉時主天陰晦冥風雨
大作我與爾等趁此時會把豫章郡一淹而沉有何
不可此時正是午牌時分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從西

山高處舉目一望只見妖氣漫天乃曰許師往外誅妖不想妖氣盡聚於此言未畢忽見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來見吳君說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螭欲攪翻江西一郡變作滄海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雨大作之時就要下手有等居民聞得此信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却妖若沉了時節正是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還保得別人伏望尊仙怎生區處吳君聽說此事到喫了一大驚連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吳君謂彭君曰爾且仗劍一日驅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後尋邏彭君去了吳君

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取過一個五雷的令咒，
了一口七星的寶劍，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念了
幾句乾羅恒那九龍破穢真君的神呪，捏了一個三
台的真訣，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乃飛符一道，逕差
年值功曹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叫那太
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却將酉時留
作午時，就要如魯陽揮以長戈，即返三舍，虞公拈
以短劍，却轉幾分的白，又以飛符一道，逕差月
值功曹送至月宮太陰星君處，投下，叫那太
陰星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却將亥時
留作酉時，就要如團圓離海

角漸漸山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飛符一
道遲差日值功曹送至風伯處投下叶那風伯今晚
將大風息了一氣不要吹唬萬竅不要怒叶切不可
過江掇起龍頭浪拂地吹開馬足塵就樹掇將黃葉
落人山推出白雲來又飛符一道遲差時值功曹送
至雨師處投下叶那雨師今晚收了雨脚休得要點
點滴滴打破芭蕉淋漓瀉瀉洗開苦蘗顏山黑霧傾
濃墨倒海衝風瀉急湍勢似陽侯誇溟海聲如項羽
戰章邯又飛符一道差那律令大神遲到雷神處投
下叶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藏着休得要驅起那號令

放出那霹靂轟轟烈烈使一鳴山嶽震再鼓禹門開
響激天關轉身從地穴來又飛符一道差着急脚六
神送至雲師處投下叫他今晚捲起雲頭切不可氣
白氤氲遮掩天地渺沙漠漠蒙蔽江山使那重重翼
鳳飛層漢疊疊從龍出遠波太行遊子思親切巫峽
襄王入夢多吳君遣符已畢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
報知真君急回豫章郡懾伏羣妖毋得遲悞吳君訓
攝已畢遂親自仗劍鎮壓羣蛟不在話下却說孽龍
精只等待日輪下去月光上來的西牌時爰就呼風
喚雨驅雲使雷把這豫章一郡滾沉不想長望短望

日頭只在未上照耀，叫他下云：「那日頭就相似縛了一條繩子，再也不下去。」龍又招那月輪上來，這月輪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再不上來。孽龍怒起，也不管酉時不酉時，就命取蛟黨，大家呼着風來。誰知那風伯遵了吳君的符命，半空中叫道：「孽龍，你如今學這等歪，却要放風？我那個聽你？」孽龍呼風不得，就去叫雷神打雷。誰知那雷神遵了吳君的符命，半下兄不響。孽龍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喚你，少可有千百聲。今日半點聲氣不做，敢害啞了。」雷神道：「我到不害啞，只是你今日害頭孽龍見雷公不響，無如之奈。」火

料聲雲師快與雲來那雲師遵了吳君的符命把
那千幾萬怪之雲只卷之是藏於密那青救之彌於
六合只見玉宇無塵天清氣朗那雲師還在半空中
唱一個萬里長空收暮雲要子哩孽龍見雲師不肯
興雲且去問雨師討雨誰知那雨師亦遵了吳君的
符命莫說是千點萬點酒將下來就是半點兒也是
沒有的孽龍特望日日不沉招月月不上呼風風不
至喚雨雨不來驟雷雷不响使雲雲不興直激得怒
從心上起惡向騰邊生遂謂衆蛟龍曰我不要風雲
雷雨一小小豫章郡終不然滾不成海遂聲聞鱗甲

翻身一轉把那江西章江門外就沉了數十餘丈吳
君看見即忙飛起手中寶劍駕起足下祥雲直取孽
龍孽龍與吳君廝戰彭君亦飛劍助敵在江西城外
大殺一場孽龍招取黨類一湧而至在上的變成無
數的黃蜂挨頭撲腦亂下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
遍足亂繞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長又長大又大
手執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好一個吳君又好一個
彭君上殺個雪花蓋頂戰住狂蜂下殺個枯樹盤根
戰住長蛇中殺個鷄子翻身抵住孽龍自未時殺起
殺近黃昏忽與吳君同着諸弟子到來大喝一聲許遜

此孽畜敢肆害庶諸蛟皆有懼色孽龍見了真龍
咬定牙根要報前仇乃謂羣蛟曰今日遭此大難我
與爾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諸蛟踴躍言曰父子兄
弟當拚命一戰勝則同生敗則同死遂與孽龍精力
戰真君急見得利害

愁雲蔽日殺氣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仙子無
邊法力妖精許大神通一個萬丈潭中孽怪舞着
金戈一個九重天上真仙飛將寶劍一個稜稜層
層甲鱗竦動一個變變化化手段高強一個呵一
口妖氣霧漲雲迷一個吹一口仙風天清氣朗一

個領蛟子蛟孫，竟像常好，似八十萬曹兵，鏖赤壁一個同仙徒仙弟，收妖孽，却好似二十八漢將。閹豎陽，一個翻江流，攪海水，重重疊疊湧波濤，一個撼乾樞，搖坤軸，烈烈轟轟逆霖庭，一個要爲族類報了冤仇，一個要爲生民除將禍害，正是兩邊齊角力，一樣顯神機，到頭分勝敗，畢竟有雄雌。却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真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的，或斬了三四個的，或斬了五六個的，噴出腥血，一片通紅，周廣一劍又將孽龍的

第二子斬了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只有孽龍
與真君獨戰回頭一看蛟黨無一人在身傍也只待
跳上雲端化一陣黑風而走真君急追趕時已失其
所在乃同衆弟子回歸真君謂吳猛曰此番若非君
之法力數百萬生靈盡葬於波濤中矣吳君曰余仗
孽師殺退蛟孽不然弟子亦危也却說孽龍屢敗隱
殺死族類外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衆蛟黨恐真君
誅已心怏怏不安盡皆變去止有三蛟未變三蛟在
二蛟係孽龍子一蛟係孽龍孫葬於新建洲渚之中
其餘各變形爲人散於各郡城市鎮中逃躲災難一

日有真君弟子曾亨人於城市見二少年狀貌殊異
鞠恭長揖向曾亨問曰公非許君高門平曾亨曰然
既而問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僕家居長安累
世崇善遠聞許公深有道術誅邪斬妖必仗神劍願
聞此神劍有何功用曾亨曰吾師神劍功用甚大指
天天開指地地裂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
邪不敢當其鋒千妖不能撓其銳出匣時霜寒雪凜
耀光處鬼哭神愁乃天_之至寶也少年曰世間之
物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而不爲其所傷曾
亨戲謂之曰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其

皆不能當也。少年聞言，遂告辭而去。曾亨亦
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
言，盡說與黨類知悉。真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
并戰，令其逼尋蛟黨誅之。蛟黨以并施二人迫尋甚
緊，遂皆化為葫蘆冬瓜，泛滿江中。真君登秀峯之巔，
迴神光一望，乃呼施岑并戰，謂曰：「江中所浮者非葫
蘆冬瓜，乃蛟精餘黨也。汝二人可履水內斬之。」於是
施岑并戰飛步水上，舉劍望葫蘆亂砍。那冬瓜葫蘆
乃是輕浮之物，一砍即入水中，不能得破。正懊惱之
間，忽有過往大仙在虛空中觀看，遂令社伯之神變

法斬蛟

爲一八哥鳥兒在施岑法戰頭上叫曰下別上。下別上。施岑大悟即舉劍自下別上。滿江蛟黨約有七百餘性命連根帶蔓悉無噍類。江中碧波澄澄流水變爲紅滾滾波瀾止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獲免。其君見蛟黨盡誅遂封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真君斬盡蛟黨後人有詩嘆曰

神劍稜稜辟萬邪

碧波江上砍葫瓜

孽龍黨類思翻海

不覺江心殺自家

止說孽龍精所生六子已誅其四蛟黨千餘俱被

君許派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并有一長孫藏於新
建縣淵渚之中尚得留命及聞真君盡誅其蛟類乃
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吾等兄弟六人傳有子孫
六七百并其族類共計千餘今皆被許遜驅滅止留
我兄弟二人并一姪在此吾知許遜道法高妙豈肯
容我叔在們性命不如前往福建等處巡縣殘生再
作區處正欲起行忽見真君同弟子許戰施岑等至
三蛟急忙逃去真君見一道妖氣衝天而起乃指與
甘施二人曰此處有蛟黨未滅可追去除之以絕其
根真君遂與甘施二人飛步而行躡蹤追至牛路施

岑藏劍斬去一尾，迨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漆洋九里潭，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真君召鄉人謂曰：「吾乃豫章許遜，今追一蛟精至此，伏於此潭。吾今將竹一根，挿於潭畔石壁之上，以鎮壓之，不許殘害生民。汝等居民，勿得砍去，言畢，即將竹挿之。」囑曰：「此竹若罷，許汝再生。此竹若茂，不許再出。」至今潭畔，其竹毋若凋零，則復生一竿，成竹替換復茂。今號爲許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往來舟船有商人見其蛟者，其蛟無尾，更有一蛟被真君與甘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有一寺名懷玉寺，其寺有一長老，法名全。

善惡師在法堂誦經忽見一少年走入寺裏告曰
吾乃孽龍之子今被許遜勦滅金家追趕至此望賢
師憐憫救我一命後當重報長老曰吾聞豫章許遜
道法尚妙慈悲眼通神吾此寺中何處可躲少年曰長
老慈悲爲念若肯救拔小八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
藏於賢師掌中待許遜到寺賢師只合掌誦經方保
無事長老允諾少年即化爲粟米一粒入於長老掌
中縣訖真君與甘戰施岑二人趕入寺中謂長老曰
吾乃豫章許遜趕一蛟精至此今在何處可令他出
來見我長老也不答應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真經真

君不知藏在長老掌中，迺尋不見，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之，並不見踪跡。施岑曰：「想放豬去矣。」吾等合往他處尋，却說蛟精以真君去寺已遠，乃復化爲少年，拜謝長老曰：「深蒙賢師活命之恩，無可報答。」整賢師分付寺中，着今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搥鼓。客我報答一二。長老依言分付師兄師弟、徒子徒孫等訖。及至三日，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冷氣颼颼，土木自動。長老大驚，謂僧衆曰：「吾觀孽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我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今止三日，風景異常，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若不打斷鐘鼓，其

其意
不覺
之

此寺反遭其害。那時悔之晚矣。於是即
令僧衆撞起那東樓上華鐘。鐘兒響了一百零八
聲。榮榮汪汪。正是梵王宮裏鯨聲吼。商客舟中浪半
闌。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那鼓兒响了一個三起三
煞。叮叮咚咚。正是儼若雷鳴雲漢上。恍惚疑吼海濤
中。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喫了一驚。即轉身又化爲
少年。回到寺中。來見長老。言曰。吾前日分付寺中七
日勿動鐘鼓。意欲將寺門外前後高山峻嶺。滾成萬
畝良田。報答我師活命之恩。今纔三日。止將高山。上
略盪得平些。滾有泉出。未及加數。而吾師即動鐘鼓。

其故何也。長老以狂風頓起。山動地動。爲對那少年。不勝嘆息。長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但見高峻之處。皆盈得坦平。滾滾泉流不竭。至今檀玉寺中。不止千頃平坦良田。蓋亦蛟精報恩所致。却說真君離了寺門。遍尋不見蛟精。乃復回高處望之。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乃與甘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覓。其蛟精如真君復來。即先化爲一僧。拜辭長老。盲曰。吾族中有衆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畢。垂淚而別。真君果復至寺中。只見妖氣出外。遂乃

以追至建陽地名葉墩。遙見一僧。知是蛟精所變。不
令其施。二弟子追趕至近。其施意欲斬之。真君連忙
叫住曰。不可。此物雖是害人。今化為僧。輩必改惡遷
善。遂叱曰。孽畜。我今教汝前去。汝務要從善修行。勿
害生民。吾有諦語。分付與汝。勞心記着。逢潮則止。逢
仰則住。分付已畢。遂縱之而去。其戰叱曰。孽畜。我師
父饒了你性命。再不要害人。施岑亦叱曰。孽畜。你若
不遵我師父諦語。再若害八。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
那僧含羞亂竄而去。脫離了葉墩地方。來至一村前。
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曰。曰。此處是何地方。牧童

答曰、此處地方貴湖、前有一山、名曰仰山、僧聞牧童之言、乃大喜、以適聞承真君分付、逢湖則止、逢仰則住、今到此處、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憩於路傍水田之間、其中間泉水、四時不竭、此地名龍窟、後乃名離龍窟、龍僧即於仰山修行、法名古梅禪師、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當時乏水、古梅將指頭在石壁上亂指、皆有泉出、其寺田徑亦廣、至今猶在、真君即於葉墩立一觀、名曰真君觀、遂與仰山相對、以鐵鑿之、其觀至今猶存、却說真君又追一蛟精、其蛟乃寧龍第一子之子、寧龍之長孫也、此蛟直走至

乃自立於一石上，垂綸把釣，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開，石至今猶在，因名爲釣龍石，只見扯起一個大螺，約有二三寸高，大螺中有一女子現出，真君曰：汝妹也。那女子雙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候第三女，聞尊師傳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時來相叩，真君乃指以高蓋山，可爲修煉之所，且曰：此山有苦參茸草，上有一井，汝將其藥投於井中，日飲其水，久則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從入螺中，則巽風一口吹螺舟浮

於水面直到高蓋山下女子乘螺于此其螺化爲大石至今猶在遂登山採取苦參井草等藥日於井中投之飲其井泉後女子果成仙而去至今其鄉有病者汲井泉飲之其病可愈却說施岑其戰回見真君言蛟精無有尋處真君登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置於井上壓之其鐵佛至今猶在真君收伏三蛟已畢遂同其戰施岑復回豫章再尋孽龍誅之後人有詩嘆曰

迢迢千里到南閩

尋覓蛟精駕霧雲

到處留名留異跡

今人萬古仰真君

却說孽龍既不能滾沉豫章其族黨變爲瓜葫一無
被真君所滅所生六子斬了四千只有二子一孫猶
未知下落越思越惱只得又奔往泮子江中見了火
龍父親哭訴其事火龍曰四百年前老悌明王傳法
與蘭公却使蘭公傳法與譙母譙母傳法與許遜吾
知許遜一生汝等有此難久矣故我當時就令了龍
帥統領鰲兵蟹將要鬥他這了金丹寶鑑銅符鐵卷
之文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我彼時少年精壯也
奈何蘭公不得今日有許多年紀筋力憔悴還奈得

許遜何道憑你自去。龍吟曰：今人有說父不顧子
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龍罵曰：畜生！我滿眼的孫子，今
日被你不長進，毀得一個也沒了。還來怨我父親，遂
打將孽龍出來。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遂在江岸
上放聲大哭，驚動了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彼
時太子領龍王鈞旨，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掛，手執鋼
刀，正在此巡邏。長江認得是火龍的兒子，即忙問曰：
你在此哭甚事？孽龍道：吾族黨千餘，皆被許遜誅滅。
父親又不與我作主，我今鼎鑪然若喪家之狗，怎的
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無全犯。許遜怎麼就殺

一、竹葉青多人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麼老兄且見小
徒手段假手段擒他報取冤仇孽龍道許遜作了甚
母無步之法仙女所賜寶劍其實神通廣大難以輕
敵太子曰我龍宮有一鐵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鐵棍
叫做如意棍這個杵這個棍欲其大就有屋桶般大
欲其小只如金針般小欲其長就有三四丈長欲其
短只是一兩寸短因此名爲如意此皆父王的寶貝
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
萬的妖怪只有這如意杵兒未曾使用今帶在我的
身邊試把來與許遜弄一下看他當抵得佳真有些

神通孽龍問道這杵是那一個煉的太子道這杵是
乾坤開闢之時有一個盤古王鑿了那崑崙山幾片
棧槽石架了一座的紅爐砍了廣寒宮一株娑婆樹
燒了許多的黑炭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用了
太陽宮三昧的真火叫了那煉石的女媧煉了七七
四十九個日頭却命着雨師洒雨風伯煽風太乙護
爐祝融看火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要大就大要小
就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且此杵有些妙處拋在半
空之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萬會變化哩
孽龍問曰如今那鐵杵放在那里太子即從耳朵中

金船出來向風中幌一幌就有屋桶般大幌兩幌就
有竹竿般長孽龍大喜曰這樣東西要長就長要大
就大那許遜有些法力尚可當抵一二徒弟們皆是
後學之輩禁得幾杵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乃
諫曰爺爺沒有鈞旨太子怎敢擅用軍器恐爺爺知
道不當穩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你肯輔我便回去
如不肯輔我任你先轉南海去罷夜叉不肯相助自
去了那太子殺奔豫章要拿許遜與孽龍報讐却怎
生打扮則見

重疊疊鰲甲堅固整齊齊海帶飛斜身騎着海馬

號三花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飛將來漠漠漠漠辰砂索兒絞的是天麻要把威靈仙拿下

却說真君同着弟子甘戰施岑等各仗寶劍正要去尋捉孽龍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許遜許遜你怎麼這等狠心把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槩誅戮你敢小覷我龍宮麼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纔曉得我的本事真君慧眼一看認得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喝曰你父親掌管南海素稱本分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你好好回去免致後悔大子道你殺人之父人亦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孽龍是我水族中一
伴之人。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於是舉起鋼刀。就望
真君一砍。真君亦舉起寶劍來迎。兩個大殺一場。則
見

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
頭。一個的道法精通。却會吞雲吸霧。一個的武藝
慣熟。偏能掣電驅雷。一個呼誅母爲了師傳。最大
神通。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儘高聲價。一個飛寶
劍前挑後剔。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陸地凜嚴霜。
一個拋鐵杵。直撞橫衝。瑤瑤瑤瑤。就如那除夜人。

家燒爆竹，真個是棋逢敵手，終朝勝負難分。却原來陣過對頭，兩下高低未辨。

真君與那太子刀抵劍，劍對刀，自己牌時，交戰至午時，不分勝敗。施岑謂眾道友曰：「此龍子本事，伎高，恐師父不能拿他。可大家一齊掩殺。」那太子見真君弟子一齊助戰，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鐵杵來，悅了兩三幌，望空拋起，好一個鐵杵，一變作十，十變作百，百變作千，千變作萬。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舞，滾滾蜻蜓，上下飛，滿空撞得砵礮响，恰是潘丞相公子打雷槌。你看那真君的弟子們，繞把那腦上的

杵兒撇開忽一杵在腦後一打纔把那腦後的什兒
架住忽一杵在心窩一篤纔把心窩的杵兒一抹忽
一杵在肩膀上一錐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都敗陣
而走好一個真君果有法術果有神通將寶劍望東
一指杵從東落望西一指杵從西開望南一指杵從
南墜望北一指杵從北散真君雖有這等法力爭奈
千千萬萬之杵一杵去了一杵又來却未能取勝忽
觀世音菩薩空中聞得此事乃曰放欽龍王十分仁
厚生出這個不肖兒子助了蛟精我若不去收了他
如意杵寶貝許遜縱有法力無如之奈於是駕起祥

雲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羅帶做成一個圈套兒丟
將起來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那太子見有
人套去他的寶貝心下慌張敗陣而走孽龍接見因
曰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太子曰我戰許遜正
在取勝之際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把我那寶
貝套去了我今沒處討得孽龍曰套寶貝者非是別
人乃是觀世音菩薩言未畢真君趕至孽龍望見即
化一陣黑風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着手中鋼刀
再來交戰此是敗兵之將英勇不加兩合之中被真
君左手一劍架開鋼刀却將右手一劍來斬太子忽

人背後叫曰不可不可真君舉眼一看見是犛犛
逆停住寶劍觀音曰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今
無故輔助孽龍本該死罪奈他父親素是仁厚今我
在此若斬了此子龍王又說我不救他體面上不好
看真君方纔罷手却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將太
子助孽龍之事一一稟知龍王龍王頓足罵曰這畜
生恁的不肖彼時東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廣北
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亦曰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
就如那葛伯與湯爲仇輔助孽龍就如那崇侯助紂
爲虐容不得他敖欽曰這樣兒子要他則甚遂取過

一口利劍勅旨一道今夜又將去叫太子自刎而亡
夜叉領了勅旨受了寶劍逕來見着三太子太子聞
知其故唬得魂不着體遂跪下觀音叫道善菩薩沒
奈何到我父王處保過這次觀音道只怕你父親難
饒你死罪你不如到蛇盤谷中厲愁澗躲避三百年
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罰你變做個驢子逕往天
竺國馱經過來那時將功贖罪我對你父親說過或
可留你太子眼淚汪汪拜辭觀世音往厲愁澗而去
觀音復將所收鍊杵付與夜叉教夜叉交付與龍王
去訖真君亦辭了觀音回轉豫章不在話下却說觀

尚亦可准
此以之
眼之如
二蛇故

一菩薩別了真君、欲回普陀巖去、薩龍在途中投拜、
欲求與真君講和、後當改過、前非不改、乃害言辭甚
哀、觀音見其言語懇切、乃轉豫章、來見真君、真君問
曰、大聖到此、復有何見諭、觀音曰、吾此一來、別無甚
事、薩龍欲與君講和、今後改惡遷善、不知君允否、真
君曰、他既要講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以雞鳴爲止、
若有一條不成、吾亦不許、觀音辭真君而去、弟子吳
猛諫曰、孽畜原心不改、不可許之、真君曰、吾豈不知、
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動輒淹浸、吾欲其開成百河、
疏通水路耳、非實心責之、亦也、吾今分付社伯阻撓、

其功勿使足百條之數其罪難免亦不失信於觀音矣却說孽龍接見觀音問其所以觀音將真君所限之事一一說與孽龍大喜是夜用盡神通連滾連

滾恰至三更社伯扣計其數已滾九十九條社伯心慌乃假作雞鳴引動衆雞皆鳴孽龍聞得大驚自知不能免罪乃化爲一少年未及天明即遁往湖廣躲避去訖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止欠一條雞聲盡鳴乃知是社伯所假也遂令弟子計功受賞真君急尋孽龍之時已不知其所在後來遂於河口立縣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却說孽龍遁在黃州府黃岡縣

地六多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時有一老者姓史名仁家處饒祿有孫子十餘人正欲延師開館摩龍至其家自稱豫章曾良聞君家有館特來領教史老見其人品清高禮貌恭敬心竊喜之但不知其學問何如遂謂曰敝鄉舊俗但先生初來者或考之以文或試之以對然後啓帳卑老有一對欲領尊教何如摩龍曰願聞史老曰曾先生腰間加一點魯邦賢士摩龍曰我就把令孫爲對遂荅曰史小子頭上着一橫吏部天官史老見先生對得好不勝之喜乃曰先生高才遠養余寒舍學侶從以未可輕屈摩龍道小子

借宿讀書何必計刻。更老遂擇日啓館。叫諸孫具贊見之儀。行了拜禮。這就門下授業。尊龍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讀書說經。明明白白。諸生大有進益。不在話下。却說真君以孽龍自滾河以後。遍尋不見。遂同甘戰施岑二人。逕到湖廣地面。尋覓踪跡。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乃與二弟子逕往其處。至一僧中。知是尊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真君乃問其學生曰。先生那里去了。學生荅云。先生洗浴去了。真君曰。在那里洗浴。學生曰。在淵中。真君曰。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學生曰。先生是個

厚之人不論寒天熱天常要水中去浸一浸若浸
得久時還有兩三個時辰纔回來真君乃與弟子坐
在館中等他回時就下手拿着忽舉頭一看見柱壁
上有對聯云

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

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

又壁上題有詩句云

自嘆年來運不齊

子孫零落却無遺

心懷東海波瀾潤

氣壓西江草樹低

怨處咬牙思舊恨

豪來揮筆記新詩

男兒不展風雲志

空負天生八尺軀

真君看詩對已畢大驚謂弟子曰此詩此對皆是復仇之詩若此孽不除終成大患汝等務宜勉力擒之言未畢忽史老來館中看孫子攻書時盛冬天氣史老身上披領羊裘頭上戴頂暖帽徐徐而來及見真君丰姿異常遽作施禮問曰先生從何而來真君曰小生乃豫章人持來訪友史老謂孫子曰客在此何不通報遂邀真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茶畢史老問真君姓名真君曰小生姓許名遜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井名戰史老曰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誅

蛟精放是足下否。真君曰：然。史老遂下拜。真君以
其年老，連忙答禮。史老問曰：仙駕臨此，欲何爲？真君
曰：尊府教令孫者，乃孽龍精也，變形於此。吾尋踪覓
跡，特來擒之。史老大驚曰：怪道這個先生無間寒天，
昇天，自從淵中洗浴，浴水之處，往時淺淺的，今成一
潭，深不可量。真君曰：老翁有緣，幸遇小生相救。不然，
今日是個屋舍。後日是個江河。君家且葬魚腹矣。史
老曰：此蛟精怎的拿他？真君曰：此孽千變萬化，飽若
隄防於我擒之不易。幸今或求覺，經要變時，必資水
力。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臉盆及碗盞之類，皆不

可注水使他變化不去我自然拿了他史老分付已
畢孽龍正洗滌回館真君見了大呌一聲孽畜走那
里去孽龍大驚却待尋水而變遍處無水惟現池中
有一點餘水未傾遂從裏面變化而去竟不知其蹤
跡後人有詩嘆曰

堪嘆蛟精玄上玄

墨池變化至今傳

當時若甘心歸正

却有金書取上天

史老見真君趕去孽龍甚是感謝乃留真君住了數
日極其款曲真君曰此處孽龍居久恐有沉沒之患
可取杉木一片過來書書符一道打入地中

之真君鎮符已畢感火老相待慈照更出
一粒照石一片化爲黃金約有三百餘兩相計
老而去施岑曰孽龍今不知道在何處可從此湖
廣上下遍處尋覓誅之真君曰或此孽獸我等在此
又往豫章欲沉郡城上地未可知也真君且回家中
覓其踪跡如果不在再往外獲之未晚於是師弟們
路回歸却說孽龍精魂池變去又化爲美少男子
逃往長沙府聞知刺史王三象生有一女極有姿色
怎見得

眉如翠羽肌如凝脂齒如碎玉手如柔荑臉如桃

花瓣、髮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嬌如姿、說甚麼、漢苑王嬌、說甚麼、吳宮西施、說甚麼、趙家飛燕、說甚麼、楊家貴妃、柳腰微擺、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姮娥、難比此、九天仙子、怎如斯、

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賈玉問曰：「先生何人也？」答曰：「小人姓慎名郎，金陵人氏，自幼頗通經典，不意名途淹滯，莫能上達，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因往廣南販貨，得明珠數斛，民家無處作用，特來獻與使君，伏望笑留，實使君曰：「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况汝我萍

亦逢豈敢受此厚賜再三推拒慎郎獻之甚切使
君不得已而受之留住數日使君見慎郎禮貌謙恭
丰姿美麗琴棋書畫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慣熟
遂欲以女妻之慎郎鞠躬致謝復將珍寶厚賄使君
親信之人悉皆稱贊慎郎之德使君乃擇吉日將其
女與慎郎成親不在話下却說慎郎在賈府成婚以
後歲遇春夏之時則告其使君托言出遊江湖經商
買賣至秋冬之時則重其貨物而歸皆是奇珍異寶
使君大喜曰吾得佳婿矣豈不知其爲蛟精也所得
資財寶貨皆因春夏大水覆人舟船拾人財寶裝載

司歸慎郎入贅三年復生三子一日慎郎尋思起來
不勝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孫族類一千餘衆皆
被許遜滅絕破我巢穴使我無容身之地雖然潛居
此地其實怨恨難消今既歲久謀許遜不復知有我
也我今欲回豫章大興洪水潰沒城郡仍滅取許遜
之族報復前仇方消此恨言罷來見使君使君問曰
賢婿有何話說慎郎曰方今春風和煖正宜出外經
商特來拜辭岳丈而去家中妻子望岳丈看顧使片
日賢婿放心前去不必多憂得充囊之利早日返
棹言罷分別而去時晉永嘉七年其君與其徒共

子去觀覽城邑、遍尋蛟孽、三年間杳無踪跡、已置之
身外去了、不想這孽龍自來送死、忽一日、道童來報、
有一少年子弟、丰姿美貌、衣冠俊傑、來謁真君、真君
命入問曰、先生何處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慎名郎、金
陵人氏、父聞賢公有幹旋天地之手、懾伏孽龍之功、
海內少二、寰中寡雙、小生特來過訪、欲遂識荆之願、
別無他意、真君曰、孽精未除、徒負虛名、可愧、可愧、真
君言罷、其少年告辭而出、真君送而別之、畢施二弟
子曰、適聞少年、是何人、真君曰、此孽龍也、今來相
見、探我虛實耳、其旋曰、何以知之、真君曰、吾觀其人

妖氣尚在腥風裏人是以知之耳施口既如此即當擒而誅之何故又縱之使去也真君曰吾四次擒拿皆被變化而去今作爲不知使彼不甚提防庶可隨便擒之耳施岑乃問曰此時不知逃縣何處吾二人願往殺之真君舉慧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湓化爲一黃牛卧於郡城沙磧之上我今化爲一黑牛與之相鬪汝二人可提寶劍潛往窺之候其力倦即拔劍而揮之蛟必可誅也言罷遂化一黑牛奔躍而去真個

四蹄堅固如山虎

兩角崢嶸似海龍

今向沙邊相抵觸

神仙變化果無窮

言化成黑牛，早到沙磧之上，即與黃牛相鬥。恰有兩個時辰，斗罷二人蹣跚而至，正見二牛相鬥，黃牛力倦之際，施岑用劍一揮，正中黃牛左股，其戰亦押起寶劍斬及一角。黃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今馬當相對有黃牛洲，此角日後成精，常變牛出來害取客商船隻，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謂甘施曰：「孽龍既入井中，諒巢穴在此。吾遣符僉吏兵導我前進，汝二人可隨我之後，躡其踪跡，探其巢穴，擒而殺之，以絕後患。」言罷，真君乃跳入井中，果見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護引真君前進，只見那個井，其口上雖是狹

的到了下面別是一個乾坤這邊有一個孔透着那
一個孔那邊有一個洞透着那一個洞就如杭州城
二十四條花柳巷巷巷相窠又似龍窟港三十六條
大溝溝溝相見常人說道井中之蛙所見甚小蓋未
曾到這個所在見着許大世界真君隨符使一路而
行忽見有一樣物件不長不短圓圓的相似個蒲槌
模樣其狀拾起看時乃是一車轆問於真君曰此井
中怎的有此車轆真君道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
每大會賓客輒閉了門取車轆投於井中雖有急事
不得去必飲罷纔撈取車轆還人後有一車轆再撈

不起原來水湧在此處來了又行數里見一潭水
四方四角新新鮮鮮的物件施岑拾將起來一看原
來是個印匣兒問於真君真君曰昔後漢有宦官張
讓劫遷天子北至河上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再無
人知覺後洛陽城南驪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冲上
天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遂命人浚井就得了這
一顆玉璽便得去却把這個匣兒遺在這里又行
數里忽見有一物件光閃閃白淨淨嘴灣灣腹大大
的耳戰却拾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銀瓶耳戰又問
公真君真君曰曾聞有一女子吟云不上磨玉碓玉

簪欲成中央折并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想這
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斷了繩子故流落在此
符使稟曰孽龍多久過去真仙須急忙追趕途路之
上且不要講古真君於是命弟子趨步而行只見水
族之中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魛魚兒只把口張圓
魚兒只把頸縮蝦子兒只顧拱腰鯽魚兒只顧搖尾
真君都置之不問却說那符使引真君再轉一灣林
一角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
中而出真君曰今得其巢穴矣遂辭了符使回去
來抓藥却說孽龍精既出其井仍變爲慎郎入於

臣乃戶中使君見其身體狼狽家大驚問其緣故
憐即答曰今去頗獲大利不幸回至半途偶遇賊盜
資財盡劫又被殺傷左額左股疼痛難忍使君看其
刀痕不勝隱痛即令家童請求醫士療治其弟乃扮
作一醫士命其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跟隨這醫士

道明賢聖藥粹君臣遇病時深識着望聞問切下
藥處精知個巧巧聖神戴唐巾披道服飄飄揚揚
搖羽袖背葫蘆滴溜灑灑診寸關又三部脈辨邪
審病爰煩三折肱療上中下三等入起死回生只

是一舉手。此便是東晉之時。重生了。春秋。扁鵲却原來西江之地。再出着上古神農。萬古共稱醫國手。一腔都是活人心。

七次中

却說真君。抄了醫士。賈府僮僕見了。相請而去。進了使君宅上。相見禮畢。使君曰。吾姑在外。經商被盜。賊殺傷左額左股。先生有何妙藥。可以治之。某重謝。真君曰。寶劍所傷。吾有妙方。手到即愈。使君大喜。即召僮郎出來。醫治。當時咬精郎於房中。問僮僕曰。醫士只一人麼。僮僕曰。養有兩個徒弟。咬精却疑是真君。不敢輕出其妻。賈氏催促之曰。醫人在堂。你何故。

不情郎曰你不曉事醫得我好也是這個醫士醫
行不好也是這個醫士賈氏竟不知所以使君見憤
郎不出親自入房召之真君乃隨使君之後直至房
中厲聲叱曰孽畜再敢走麼孽龍計窮勢迫遂變出
本形蜿蜒走出堂下不想真君先設了天羅地網活
活擒之又以法水噴其三子悉變爲小蛟真君拔劍
並誅之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施岑活活擒住使
君大驚真君曰憤郎者乃孽龍之精今變作人形拜
爾爲岳丈吾乃豫章許遜追尋至此擒之爾女今亦
成蛟合愛吾一劍買使君乃與其妻跪於真君之前

哀告曰：吾女被蛟精所害，非吾女之罪，伏望憐而赦之。真君遂給取神符，與買女服之，故得不變。真君謂使君曰：蛟精所居之處，其下即水。今汝舍下深不踰尺，皆是水泉，可速徙居他處。毋自蹈禍。使君舉家驚惶，遂急忙遷居高處。原住其地不數日，果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府昭潭是也。施岑却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真君曰：此孽殺之甚易，擒之最難。我想江西係是澤地，下面皆爲蛟穴。城南一非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清。長莫若鎖此畜，回歸吾以鐵樹鎖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

鐵樹開花見此奇蹟通城諸君或有不信者請往觀之
鐵口吉述鎮丁曾記述同原章公是時伊神只鑄鐵
爲樹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索鉤鎖鎮其地脉亦
繫草龍於樹且祝之曰

鐵樹開花

其氣若興

吾當復出

鐵樹居止

其氣永除

水妖所迹

城邑無虞

又留記云

鐵樹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天下大亂此處無憂天

下少旱荒歲薄收

外記

卷一

七

又元明興全節有詩云

八索縱橫維地脉

一泓清長定江流

豫章勝地由天造

砥柱中天億萬秋

其君又儲鐵為符鎮於鄱陽湖中又儲鐵為符左廬
陵元源今留一劍在焉又立廟靖於茗山山頂皆所
以鎮壓後患也真君既擒妖孽功滿乾坤時晉明帝
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寧處仲出守武昌舉兵內向
次洞庭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說之蓋欲止敦而存晉
室也凡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因此三人得以相
會景純謂真君曰公新滅蛟精功行則滿况景時西

亡之地。氣鍾完公。不日當上昇矣。其言成讖。一日
齊王與吳君吳君來謁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喜。遂
令左右設宴。欸待。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得一夢。
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吳君曰。木上破天。乃
未字也。公未可妄動。吳君曰。吾師之言。灼有先見。公
謹識之。王敦聞二君言。心甚不悅。乃令郭璞卜之。璞
曰。此數用剋體。將軍此行幹事不成也。王敦不悅曰。
我之壽有幾何。璞曰。將軍若舉大事。禍將不久。若遂
還武昌。則壽未可量。王敦曰。汝壽幾何。璞曰。我壽
盡在今日。王敦大怒。令武士執沙新之。吳君與吳君

王敦之弟
王敦之弟
王敦之弟

舉杯酌起化爲白鶴一雙飛遊梁楹之上王敦舉眼
看鶴已失二君所在且說郭璞既死家人備辦衣食
棺槨殮畢越三日市人見璞衣冠儼然與親友相見
如故王敦知之不信令開棺視之果無屍骸始知璞
脫質昇仙也自後王敦行兵果敗遂還武昌而死卒
有交解之刑蓋不聽三君之諫以至於此再說吳君
邀真君同下金陵遨遊山水旣而欲買舟上豫章打
頭風不息舟中人曰當此仲夏南風浩蕩舟船難進
奈何真君曰我待汝等駕之汝等但要瞑目安坐切
勿開眼窺視吳君乃立於船頭真君親自把船遂召

二尾扶舟而行，經池陽之地，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印，印西崖石壁上，以辟水怪。今有印紋，舟漸漸發空而起，須臾，越廬山之巔，至雲霄峰。二君欲觀洞府景致，故其船稍刮抹林木之表，憂憂有聲，舟人不能忍，皆偷眼窺之。忽然，捨舟於層巒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今號鐵船峰。其下有斷石，即其桅也。真君謂舟人曰：汝等不聽吾言，以至如此。今將何所歸乎？舟人懇拜，願求濟度之法。真君教以服餌靈藥，遂得辟殺不飢，盡隱於紫霄峰下。二君乃各乘一龍，回至豫章，遂就舊時隱居。終日與諸弟子講究真詮，乃作思

仙之歌云

天運循環兮疾如飛、人生世間兮欲何爲、爭名奪利兮徒丘墟、風月滋味兮有誰知、不如且進黃金卮、一飲一唱日沉西、丹砂養就玉龍池、小瓢世界寬無涯、世人莫道是愚癡、豁然一笑天地齊

又作八寶垂訓曰

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固、貧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則有餘、容而翁受忍則安舒、接人以禮、怨咎消除、片我弟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當守其獨有、安其心

三官考夢

却說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因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今除蕩妖孽惠及生靈德厚功高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真君共成至道皆宜推薦以至天庭商議具表奏聞玉帝玉帝准奏乃授許遜九天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封孝先王遠祖祖父各有職位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捧詔一道諭知許遜預示飛昇之期以昭善報採訪二仙捧詔下界時晉孝武寧原二年甲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初旦見雲仗自天而下導從者

世衆降於庭中真君迎接拜訖二仙曰奉玉皇勅命
賜子寶詔子可備香花燈燭整頓衣冠俯伏階下以
聽宣讀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勒
苦悉備天經地緯悉已深通萬法千門罔不師歷
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
薦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
先王之職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各一事期以八
月十五午時拔宅上丹詔書到日信詔奉行

真君再拜遂登階受詔畢乃揖二仙上坐問其

姓名一仙曰余乃崔子文段丘仲俱授九天採訪使
之職真君曰思蒙有何德能感動天帝更勞二仙下
降二仙曰公修己利人功行已滿昨者羣真保奏陞
入仙班相迎在邇先命某等捧詔諭知言畢遂乘龍
車而去真君既得天書之後門弟子吳猛等與鄉中
耆老及諸親眷皆知行期已近朝夕會飲以叙別情
真君謂衆人曰欲達神仙之路在先行其善而後立
其功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
內當出地仙八百餘人其師出於豫章大闢吾教以
吾輩前松樹枝垂覆拂地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

井口者是其時也。後人有集龍沙會合真仙必出。按龍沙在章江西岸畔。與郡城相對。事見龍沙記。潘清逸有望龍沙五言詩云。

五陵無限人

密視松沙記

龍沙雖未合

氣象已虛異

昔時雲浪遊

半作桑麻地

地形帶江轉

山勢若連契

是時八月望日。大管齋會。過召里人及諸親友。井門弟子長少畢集。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繚繞。漸至會所。羽蓋龍車。仙童綠女。官將吏兵。前後擁護。前

丘子文段丘仲二仙又至真君拜迎二仙復
王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功行圓滿已仰潯山司命官
傳金丹於下界返子身於上天及家口厨宅一并
拔之上昇着今天丁力士與流金火鋸照梓中間
無或散漫仍封遠祖許山玉虛侯又封曾祖許
瑛太微兵衛大夫曾祖母太微夫人其父許肅封
中嶽仙官母張氏封中嶽夫人欽此欽遵詔至奉
行

真君再拜受詔畢崔子文曰公門下弟子雖衆惟陳

照曾亨周廣時荷等外黃仁覽與其父昭烈與其母
共四十二口合當從行餘者自有昇舉之日不得皆
往也言罷揖真君上了龍車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
舉里人及門下弟子不與上昇者不捨真君之德攀
轅卧轍號泣振天願相隨而不可得真君曰仙凡有
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
真君族孫許簡哀告曰仙翁拔宅非井後世無所考
驗可留下一物以爲他日之記真君遂留下修行鐘
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此即爲陳迹矣真
君一僕名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飛

有即奔馳石梁行十車履進其水於地上米皆
今有覆米岡生米鎮猶在比至哀泣求其從行真君
以彼無有仙矣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於西山
仙仗既舉屋宇雞犬皆上昇惟鼠不潔天兵推下地
來一跌腸出其鼠遂拖腸不死後人或見之者皆
爲瑞應又墜下藥臼一口碾穀一輪又墜下雞籠一
隻於宅之東南十里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今
有許氏墜釵洲猶在時人以其拔宅上昇有詩嘆美
云

慈仁共美許旌陽

点澤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陽功陰德感蒼蒼

仙駕飛空漸遠望之不可見惟見祥雲綵霞彌漫上
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旋繞
故地之上却說真君仙駕經過袁州府宜春縣梅悟
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具以玉皇詔命
因來相別王朔舉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師所授道法
遊行已久乞帶從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
得壽而已難以帶汝同行乃取香茆一根擲下令二
童子授與王朔教之曰此茆味異可栽植於此地久
服長生并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酸能養骨

能養厚醢能養筋宜調和美酒飲之必見功效言訖而別王朝依真君之言即將此茹栽植取來調和酒味服之壽三百歲而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仙茹至今猶在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於竹簡之上藏之巨甯令人採取以決休咎其修行鐘藥穀藥白石函等事並寶藏於祠後改爲觀因空中有紅錦帷飛來旋繞故名曰遊帷觀真君既至天庭玉帝陞殿崔子文畏丘仲二仙引真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玉帝宣八朝見真君揚塵拜舞俯伏金階下上表奏曰

臣前遜庸才劣質雖有呪水行符誡毒之功益亦賴
衆弟子十一人之力今弟子之中止有陳勳曾亨周
廣時荷黃仁覽昭烈六人已蒙聖恩超升人界更有
吳猛施岑牛戰鍾離嘉彭抗五人未蒙拔擢誠爲缺
典望乞一視同仁宣至天庭同歸至道玉帝見奏即
傳玉旨差周廣爲使賞傳詔旨令吳猛等五人同
上昇周廣即拜辭玉帝賞詔下宣是時乃晉寧康二
年九月初一日也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見真君
上昇已不與從心由快快正與施岑牛戰鍾離嘉彭
抗四道友同歸西寧聚義修煉只見周廣當詔自天

衆相見畢動問其下界之故周廣曰吾前朝見
玉帝即上帝即位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昇懇求
帝超擢玉奏即差廣賁詔旨令五君上昇同歸至道
五人聽言大喜各乘白鹿車白晝冲昇今有吳仙村
吳仙觀是其飛昇之處然真君所從遊者二千餘人
其有功有行而得上昇者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真
君領弟子朝見玉帝畢玉帝各授以仙職遂率羣弟
子并謁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師祖孝明王蘭公師
傳謀母已畢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真君又薦
衆故人許都胡雲雲陽詹曉二人皆有道之士玉帝

皆封真人之號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自昇仙後屢顯神通隋煬帝無道燒燬佛祠乃將遊帷觀廢毀唐高宗永淳年間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至宋太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玉隆宮至宋代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面生惡瘡晝寢恍然一夢見東華門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導前來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間道士因問曰卿是何人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徃西羅耶國按察經由故國知主上患疾將來頤之帝曰朕患毒瘡諸藥不能愈卿有藥否道士

取小駟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子六時氣未平
上遂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乞
望聖眼一瞻爲幸帝豁然而寤覺清而清涼以手摩
之瘡遂愈矣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見洪州西山有
許旌陽遺跡詔造許真君行宮改修玉隆宮仍添舊
壽二字塑真君新像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許真君
所遺之物皆有神護守不可觸犯如殿前手植柏樹
其榮瘁常兆本宮盛衰剪葉奠湯諸病可愈井中鐵
樹唐嚴譔作洪州牧心內不信令人掘矣俄然天變
忽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叩頭悔謝

久之而後止。又強取修行鍾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
土木。譏坐寐。見神人叱責。醒。乃遣鍾還宮。又礮輪
藥臼。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觀之。猶未及觀。遂乃飛去。
還宮。又石函。唐朝張善安竊掠洪州。強鑿開其蓋。內
而朱書數字云。五百年後強賊張善安開鑿之。善安
看畢。恐懼。遂磨洗其字。終不泯滅。因藏其蓋。其字尚
留函底。宋高宗建炎間。金人寇江左。欲焚燬宮殿。俄
而水自楹榻噴出。火不能燒。虜酋大驚。乃撤兵而去。
皇明列聖元加寅奉。勅賜重修宮殿。真君屢出。
則行。正德戊寅年間。寧府陰謀不軌。親詣其宮。道

金焦筆云

三三兩兩雨三三

殺盡江南一盤蛇

荷葉敗時黃菊綻

大明依舊鎮江山

後來果敗諸靈驗不可盡述後人有詩嘆云

金書玉檢不能留

八字遺言可力求

試看真君功行滿

三千弱水自通舟